

## 内容提要

本文以认知语法理论、两个“三角”理论作为指导，对“大/小十名”结构的意义、形式、功能进行多角度的描写与解释。

全文主体分为四部分：

一、研究动态与理论方法 这部分对有关“大/小+名”结构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总结，简要地介绍了本文将要涉及的一些理论，主要是指语法的相对独立性、原型范畴与标记理论。

二、从定语位置看“大、小”的语义特征 “大、小”作定语主要是表事物的数量特征，本文从量类和量式两个角度对二者的表义特征进行描述和比较，并对“大、小”的语义指向及语义隐喻模式进行了讨论，认为“大、小”的语义是一个“辐射状范畴”。

三、从中心语位置看“大/小+名”的不对称性 对量类相同的对称格式和不对称格式进行了描写，也分析了量类不同的语表形式对称情况。

四、从“大/小+名”结构看“大、小”的功能 “大、小”在该格式中具有指别、分类、突显三种功能，这三种功能时有交叉，但分布还是具有一定的互补性的。

总的来看，“大”和“小”横向看二者不对称，纵向看个体内部虚化程度不一，这是造成“大/小+名”形式和功能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大/小+名”量类 量式 指别性 分类性 突显性

## Abstract

Guided by the cognitive grammar theory and the “two triangles” theory, the author strives to make a multiangled observation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大/小+名” in this thesis.

The whole thesis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simply addresses classified fruits achieved on this subject and some theories involved such as relative independence of grammar、 prototypes and marked ness theory.

The second part deals with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大、小” from the point of modifier position. “大、小” are used to express the quantitative attribution of object, so this thesis describes and compares the semantic features in two aspects: quantitative classification and pattern. In addition, the semantic direction of “大、小” and the semantic metaphor model are analysed that reach a conclusion that the meaning of “大、小” is a radial category.

The third part discusses the skewed phenomena between “大+名” and “小+名” from the point of centre position which includes asymmetry in same semantic classifications and symmetry in same or different semantic classifications.

The forth part is concerned with the functions of “大、小” in this construction which mainly cover referentiality、 classification and saliency. Their distributions are crossing but relatively complementary.

In a word, the synchronic asymmetry between “大” and “小” and the different grammaticalized degree result in the difference in form and fun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s.

**Key Word:** “大/小+名” quantitative classification quantitative pattern referentiality classification saliency.

## ○ 引言

0.1 “大、小”主要表示事物的空间特征，是典型的性质形容词。据沈家煊引 Dixon(1977)的研究，在形容词只是一个很小的封闭类的语言里（如萨豪语），这些形容词都是表示大小、长幼、好坏和颜色的<sup>[1][P31]</sup>。在非洲的 Ibo 语中，只有四对形容词，它们是“大——小，新——旧，黑——白，好——坏”。几乎所有有形容词的语言都会有表“大——小”这一概念的形容词。

在表空间概念的形容词中，“大”和“小”的意义最为概括，语义最活跃，适用范围最大<sup>[2]</sup>。“大小”习得也最早，在儿童语言研究中，Peccei(2000)曾列出一个儿童习得空间概念形容词的顺序：“大/小→高/低→深/浅”<sup>[3][P17]</sup>可见，“大/小”在空间概念形容词中的重要地位与人自身的认知能力有关。

历时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同样支持我们的观察，“大、小”出现得最早，并且持续至今，是典型的基本词，并且不像有些词在产生初期意义较为单一，“大、小”在有文献记载时就有了较为丰富的意义，可见“大、小”这对词在历史上产生得比较早且“发育”得较充分。

0.2 性质形容词更倾向于做定语。据沈家煊的统计，性质形容词作定语大大多于性质形容词做谓语，特别是在口语中，比例为 74：26。性质形容词是以作定语为主要功能的。儿童语言的研究成果显示，形容词做定语的情况出现得比较早，在 1.5 岁时就出现了，最早出现做定语的是性质形容词而且是单音节的。<sup>[4][P142]</sup>而性质形容词做定语又以不带标志“的”为常，据沈家煊的统计，性质形容词不加标志“的”直接作定语的占 60.5%，其中有 95%是最常用的单音形容词。张敏（1998）曾把“形+名”粘合式中形容词分为三类：不能进入类；受限制类；自由类（全能类）。<sup>[5][P278]</sup>“大”和“小”属自由类，即“大”和“小”不受限制地修饰名词不用“的”（当然也可用“的”，只是表达功能不同）因而是全能的。<sup>(1)</sup>儿童语言习得中，最初性质形容词做定语都是直接修饰中心语的，使用得最早、使用得最多的性质形容词

就是“大”和“小”<sup>[4]</sup>。

0.3 因此, 本文将把对“大”和“小”的研究定位在“大/小+名”这一类结构, 是不加标志“的”的(除非有必要借助格式的比较)。由于名词性短语与名词功能基本相同, 我们把“大/小+名词短语”也纳入我们的考察范围。另外, 含“大/小”的词中蕴含了“大/小”饰名的诸多特征, 而且词和短语的分界往往是难以一刀切的。因此, 我们所说的“名”, 实际包括三层单位: 名词性语素、名词、名词性短语。

## 一、研究动态与理论方法

1.1 前人的研究为我们考察“大/小+名”结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涉及“大、小”修饰名词的研究成果颇多, 从老一辈的大师到现在的青年学者, 从结构主义到认知语言学, 都有一些颇为精到的论述, 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一些成果。

首先是有关“大”和“小”在形容词中的次类地位的研究。黄国营、石毓智(1993)、石毓智(1996)把它们归入非定量形容词一类, 运用格式: I: N+A 吗? II: N+A 不 A? III: N+有多+A? 把“大小”类与“冷热类”“干净类”形容词区别开来, 并论述了该类特征。<sup>[6][7]</sup>沈家煊则运用实比和虚比差异, 得出了与黄、石二人同样的结论。“大小”类既可进行实比, 也可进行虚比。<sup>[1][P150-151]</sup>陆俭明(1989)把它们作为度量形容词进行考察, 并通过 S<sub>1</sub>: “有+数量成分+A”; S<sub>2</sub>: “A+数量成分”; S<sub>3</sub>: “不+A”; S<sub>4</sub>: “很+不+A”; S<sub>5</sub>: “老+A”; S<sub>6</sub>: “动词+A+了”六种句式, 说明了“大小”在度量形容词中的地位(他也论及了“大”“小”的不一致性)<sup>[8]</sup>。马庆株(1995)在讨论多重定语中形容词的类别和次序的时候, 把单音形容词分为6组, “大”和“小”位列第一, 在修饰名词时常位于最前面。<sup>[2]</sup>

其次是有关形容词修饰名词的格式问题: 龙果夫(1952)陈琼璜(1955)、朱德熙(1956、1982)、范继淹(1958)、吕叔湘(1963)、赵元任(1979)、陆丙甫(1988)、张敏(1998)、石毓智(2000)等

都有论及。朱德熙（1956，1982）的论述最为经典，他把形容词修饰名词分为三种结构：甲<sub>1</sub>、白纸；甲<sub>2</sub>、白的纸；乙、雪白的纸。比较三种格式的功能与意义的差别，而“大”和“小”三类结构都可以进入，朱先生认为甲类具有限制性，而乙类具有描写性。而甲<sub>1</sub>式更具有某种凝固结构的倾向，形和名互相选择，具有较多的限制。<sup>[9]</sup>

“的”字的隐现规律自朱先生以降是最为热门的问题之一，“A+B”和“A+的+B”是不同的格式，方家们多从意义和功能的细微差别出发寻找它的规律。其中张敏（1998）提出的一种归纳可能更具有总结性与开放性：甲<sub>1</sub>式（A+N）具有称谓性、分类性，但没有述谓性。甲<sub>2</sub>式（A+的+N），不具有称谓性，有述谓性，<sup>(2)</sup>有一部分有分类性。

<sup>[5][P236]</sup>如上各家在研究形名结构的时候，常把“大小”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张敏（1998）认为“大小”是能自由出现于三种格式的全能形容词。而“大树”不等于“大的树”，“小树”也不同于“小的树”，我们可以说“大的小树”等则是上述学者多次提到的例子。

另外就是有关“大小”及其同类词的不对称性研究。吕叔湘（1984）、赵元任（1979）、张国宪（1995）、陆俭明（1989）、沈家煊（1999）、石毓智等（1993，1996）等都对此进行了研究，赵元任、吕叔湘指出许多的词经常是有“大”没“小”的<sup>[10]</sup>，黄国营、石毓智从询问域的角度对“大、小”的不对称进行了类似表述。沈家煊则从形名结构（粘合式）和量级的角度对“大、小”饰名不对称现象进行论述，指出“大、小”类中的表积极意义的词可指称整个量幅，消极意义的则不行。陆俭明则从“大”类词与“小”类词对句式不同适应性讨论它们的不对称性。除吕、赵、沈等一些人对“大、小”修饰名词有过单独的论述外，其它的一些人都是把“大、小”修饰名词的不对称性置于形容词的某种次类中对其进行类意义与类功能的分析。国内的这些研究，特别是后来的青年学者的研究，无疑是受到西方功能语法和认知语法特别是语言类型学与语言共性研究的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人“对‘大、小’饰名的个别现象的专门研

究，如宋玉柱（1994）、沈阳（1996）、项开喜（1998）等有关“大+时间词”“大+称谓词”等的研究。

1.2 前人的研究成果将是我们前进的基础和动力。我们的考察将离不开以下的一些理论和方法。

1.2.1 我们认为语法不是一个完全自足的系统，它同时受到现实世界与人类认知能力的影响，是“相对独立”的。<sup>(3)</sup>我们把“语法”这一概念定格在形名结构上看看它的“相对独立性”。我们一般能说“大桌子、小桌子”，也可以说“高桌子、矮桌子、贵桌子、便宜桌子”甚至于“重桌子、轻桌子”等，但是，我们一般都不会说“远桌子、近桌子”。为什么，因为“形+名”有表示分类的作用。粘合式定语被朱德熙（1957）收入限制性定语，他认为，“限制性定语的作用是举出一种性质或特征作为分类的根据来给中心词所代表的事物分类。”<sup>[11][P372]</sup>可见，能直接修饰名词的形容词表示的属性必须是中心名词的性质或特征，上面的“大/小、高/矮、贵/便宜”都是“桌子”所有的属性（尽管属性的固有性不一），而“远近”只是“桌子”与人的相对空间关系，与“桌子”自身的属性无关。所以不能用“远近”直接修饰“桌子”。这是现实世界对语法的影响，这是最本质的。而主观的认知能力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小视，我们说“大桌子”一般都是指三维体积比较大，但是，当我们看到一张桌面很大而桌腿很短的桌子时，我们仍称其为“大桌子”，原因是“桌面”具有认知上的显著性，而且，把三维的“桌子”的量词称为“张”与只有二维空间的“纸”类的量词居然是相同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1.2.2 我们所涉及的绝大多数语法范畴都是原型范畴。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n）曾明确地提出许多范畴的“家族相似性”，许多范畴并不存在如传统逻辑所言的本质特征，只是一些属性的集合，而这些属性只是一种心灵的体现。原型理论认为事物属于某个范畴只是个程度问题，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值对立。这种原型理论在儿童语言

研究中得到证实，儿童有利用单个或多个语义特征给事物分类的天性，美国的儿童在认识“鸟”时就是以“知更鸟”为原型的<sup>(4)</sup>。原型理论的具体运用最明显的是词类问题的再认识和句法功能问题的解释，如张伯江（1994）、张敏（1998）等都借鉴或总结了一些有关汉语词类、句法功能的连续统，如生命度连续统，典型性、无指性等的连续统，对于名、动、形之间的功能联系作出一些比较开放的解释。原型理论认为范畴的典型成员所有的属性是最多的、最稳定的，代表了该范畴的主要功能。如名词是以其空间性为其基本特征的，而那些高生命度名词、具体名词、有指名词常是其最稳定的类。张伯江认为它们是最难出现功能游移的。张还引用了 Taylor(1989)有关名词的典型性特征的连续序列：离散的、有形的、占有三维空间的实体 > 非空间领域的实体 > 集体实体 > 抽象实体。<sup>[12]</sup>

名词典型性的连续统说明了其句法功能的不一致性，就拿名词的一大基本功能来说吧：名词是可以用量词修饰的，但其可受修饰程度与上面的典型性基本保持一致，全面考察《现代汉语八百词》后附的四个名词量词配合表，典型的名词一般有极为丰富且较为固定的量词，而非空间领域的名词次之，集体名词则多运用临时量词来修饰，抽象名词却只能用一些诸如种、个、套等“万能量词”来修饰，且数量极为有限，石毓智（2000）认为汉语的量词与事物的维度比例有关，不同维度比例可以造成不同形式的量词。<sup>[13][P120-121]</sup>而这种维度比例，只可能存在典型的名词当中。这种典型性连续统还可以解释“大/小”饰名的一些不对称现象，后文将详细论及。

1.2.3 标记理论是用来描写语言中的不对称现象的。它最先由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创立，并且主要运用于音位学的研究，从音位的缺值对立、级差对立、等值对立等角度确立音位的标记性。随后标记理论广泛地运用到形态学、句法学，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并对标记理论有所改进。<sup>[1][P22-23]</sup>典型范畴理论认为有标记与无标记只是个程度问题，且语言结构的有标记性与人的认知能力有关，因此，国外的语

言学家如 Croft 等都从标记理论出发寻找具有普遍语法特征性质的蕴涵性，能够解决一些跨语言的问题。有人认为，有无标记在语法上的对立主要表现在同义词族，而在语义上的对立则表现在反义词族之中<sup>(5)</sup>。其实也不尽然；标记现象在形式与语义上的对立都是复杂的，它受到语用、认知、常规等方面的影响。“有无标记的对立不仅在语言的所有层次上起作用，而且在所有层次上保持一致，这叫做标记现象一致性。”<sup>[1][P24]</sup>

1.3 “大小”修饰名词无疑是极为复杂的，表现在：一是“大/小”能否修饰某个名词，往往有现实与潜在之分，有些理论上可以说，而现实中并不（或不见）这样说，而有些看似不能这样说却现实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往往难以把握。二是“大/小”饰名往往表现在不同的层面，形成的结构可能自足性不一样，有的可以单说，而有的则必须放在现实的交际场合（前者如“大苹果”，后者如“我的大局长……”）。这个度不是一下子就分得清的。由于受语用的影响，“大/小”饰名的情况可能作临时扩散，如表示谦逊常在某些不可加“小”的名词前加“小”，以及某些仿造结构（如“大偷”、“小偷”）。三是“大/小”饰名受历史的影响，有的“大/小”饰名结构已经消亡，但有的却以凝固形式保留下来，而这一部分是难以处理的。

基于上述原因，为了考察的方便，提高材料的可操作性，我们把词素层次的“大/小”情况考察范围限定在《现代汉语词典》所列词条，“大/小”修饰的名词则以 HSK 词汇表中所标示为名词词性的词为主，同时参考《三千常用词表》。尽量于文学作品中找现实的用例，拿不准的搭配一般不选用，或者询问学友、专家予以证实。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分析不可能是穷尽性的，而是列举性的、开放性的。

朱德熙说：“确定一个语言结构(ab)里组成成分(a)的性质时，不仅要考虑这个成分本身的性质(a的性质)以及跟它发生关系的其它成分的性质(b的性质)，还要考虑整个结构的性质(ab的性质)”<sup>[14][P78]</sup>我们要考察“大/小”饰名的情况，遵循朱先生提出的这一原则



是必要的，下文将详细展开讨论。

## 二、从定语位置看“大、小”的语义特征

2.1 数量特征是事物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成员数的多少；二是成员个体自身的量。名词是客观事物在语言中的主要体现者，通过人的认知，名词的量的特征可以通过量词、形容词、数量结构及其它的一些述谓手段予以体现。<sup>(6)</sup> 名词的量主要体现在“物质”空间里<sup>(7)</sup>，而表示事物的空间概念的形容词正是反映事物数量特征的主要手段之一。“大、小”是表示事物空间数量特征最基本与最简单的手段。“大、小”表量是非常复杂的，具体名词、集合名词、散物名词、抽象名词等都可能用“大、小”表量，其语义是不一样的，因此，在考察之前，我们先给“大、小”下一个比较抽象的定义：

“大”指事物在某一量轴上趋向积极的一端。

“小”指事物在某一量轴上趋向消极的一端。

我们这样下定义是基于如下的思路：我们先看《现代汉语词典》有关“大、小”的释义：“大：①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超过一般或超过所比较的对象（跟‘小’相对）……”“小：①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不及一般或不及比较的对象（跟‘大’相对）……”<sup>(8)</sup> 从我们列举出的两个释义我们可以看出，“大、小”表量意义是通过两方面来实现的：一是表量的类别，如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我们把它们叫做量类；二是表量的方式，如释义中所言：“超过一般或所比较的对象”“不及一般或不及所比较的对象”等，我们称之为量式。“大、小”的其它几个释义我们都可以用量类和量式加以描述，量类和量式正如一个二维坐标的两个轴，不同的组合导致不同的表量意义。下面我们主要按量类和量式两方面对“大、小”作定语的语义特征进行分析，由于词汇化的结构中保存了“大小”一些比较典型的意义，因此，我们也选用了一些含“大、小”语素的词条作为例子。

## 2.2 “大小”所表示的量类

利奇在论述极性形容词的时候，曾提到极性形容词往往有一个规范，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可以在刻度尺上根据物体所属的范畴而变化位置的规范；一类是不仅与物体有关，又与主观评价及说话者有关的规范<sup>[15][P142-143]</sup>。同样，我们在讨论“大、小”的量类时，也可以作这样的分类。

### 2.2.1 “大”的量类

“大”的量类可分为物质性评价量和社会性评价量，后者除了涉及客观方面外尚与主观因素有极大关系。

#### (一) 物质性评价量类

A类：表体积、面积、长度，如：大肠、大鼈、大车<sup>1(9)</sup>、大袋鼠、大动脉、大地、大肚子、大锅饭、大国、大蓟、大脚、大手、大楷、大块头、大梁、大料、大陆、大地、大漠、大戈壁、大拇指、大脑、大炮、大气、大线、大枪、大舌头、大厦、大厅、大庭、大熊猫。

这些都是名词，体积、面积、长度的量的含义已“化石”化了。“大厅”我们可以说“小的大厅”但我们也不能据此认为“大厅”中的“大”不是表示面积的，如果我们引短语的例子可能更明显：

大苹果、大桔子、大桌子、大碗、大柜子、大草原、大沙漠、大房子、大教室、大教学楼。

B类：表规模、数量，如：大班<sup>1</sup>、大兵团、大典、大戏、大家庭、大队、大课、大军、大年、大姓、大团圆、大规模、大范围。

C类：表强度、力量，如：大力、大地震、大雨、大雪、大声、大冰雹

D类：表状态，静态：大杂烩、大杂院、大花脸、大白天、大夏天

动态：大嘴巴、大耳光、大耳刮子、(睡)大觉、大感冒

E类：表时间、年龄，如：大班<sup>2</sup>、大学生、大伯、大哥、大娘、大叔、大嫂子、大姑子、大人、大少爷<sup>[11]</sup>、大公子

## (二) 社会性评价量类

F类：表示人物、事物、活动的社会地位评价，如：

大使、大少爷<sup>2</sup>、大师傅、大班<sup>3</sup>、大车<sup>2</sup>、大吏、大总统、大元帅、大都督、大儒、大行家、大专家、大辟、大刑、大势、大敛、大名

G类：表示思想意识的评价，如：

大作、大著、大礼、大计、大德、大化、大义、大道、大是大非

H类：表示人物、事物、活动的特征的评价，如：

大笨蛋、大糊涂事、大瞎子、大麻子、大光棍

当然，“大”还有其它的意义类别，如表大概、粗略的意思（如“大印象”）。物质性评价与社会性评价的量类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往往是交叉的，如表示状态的“大杂烩、大杂院、大混战”等大都与人的认识与评价有关。而表示某些既是空间实体又是社会实体的名词，“大”的量类就更难描写，如“大国、大秦、大顺、大唐、大宋、大蜀”等是面积量、力量量，还是事物的社会地位评价量难以一下子下结论。在某些比喻用法中，各种量类可能互相转化：

(1) 墙角里摆着根大木头。

(2) 郭靖是个大木头。

“木头”前的“大”在(1)中表示体积量，在(2)就是属于人物特征的评价量。

### 2.2.2 “小”的量类

“小”同样也有很宽的适用范围，我们也可以把它们分为物质性评价量类与社会性评价量类两个大类。

(一) 物质性评价量类：

A类：表示体积、面积、长度，如：

小白菜、小百货、小辫子、小不点儿、小菜、小肠、小肚子、小腹、小钢炮、小褂、小花、小广播、小萝卜、小卖、小锣、小行星、小鞋

B类：表示规模、数量，如：

小费、小家小户、小家庭、小量、小本经营、小循环、小手工业、小意思、

小组、小范围、小班<sup>1</sup>、小资产阶级

C类：表示强度、力量，如：

小雨、小动作、小声、小冰雹、小地震

D类表示时间、年龄；如：

小班<sup>2</sup>、小弟、小姑子、小孩儿、小寒、小建、小舅子、小礼拜、小两口

## (二) 社会性评价量类

E类：表示人物、事物、活动的社会地位评价

小卒、小事、小性儿、小我、小名、小老婆、小炉儿匠、小记者、小连长

F类：表示思想意识的评价，如：

小节、小恩小惠、小人、小丑

与“大”同样，“小”饰名词的量类也往往是交叉的复合的，如“小家小户”当属规模、数量类，但往往有表示社会地位的用法：

(3)王琦瑶说：“你这不是嘲笑我们小家小户的女儿吗？”(《长恨歌》P187)

### 2.2.3 “大”和“小”量类的比较

“大、小”的A类都基本相同，看来，表示体积、面积、长度等都是“大、小”的基本用法，在表示数量规模领域，“大、小”基本相称，表时间与年龄可以说是“小”的强项，它的使用范围远比“大”表年龄与时间要大得多，这也许与魏晋南北朝时大量使用“小”用来表年龄的用法是分不开的。在表物质性评价领域，“大、小”的量类构成缺项对立的只有表示状态量，无论是表动态还是静态，“小”很少具有该种用法，比较：

a 大杂烩 大杂院 大混战 睡大觉 打了个大耳光

b \*小杂烩 小杂院 \*小混战 (睡了一)小觉 \*(打了个)小耳光

a组的“大”都是表状态的(“大杂院”也可表面积)，而b组的“小杂烩”、“小混战”，“(打了个)小耳光”的存在性表示怀疑，而可以说的“小杂院”和“(睡了一)小觉”，一个表示体积量，一个表示时间量，也不是表示状态的。

在社会性评价领域，表示人、事物、活动的社会地位评价量类和

思想意识形态评价量类“大”和“小”都有，但“小”的适用范围很有限，仅出现于三种场合：a. 凝固用法或表示对举，（如小节、小恩小惠、小名等）b. 表示自谦（如：小书、小女）c. 表示轻视与厌恶：（如小记者、小老百姓），如果超出这些场合，则不是表示社会评价量：

a 大将军 大皇帝 大少爷

b 小将军 小皇帝 小少爷

a组的“大”都可表人物社会地位量，b组基本上都是表年龄的。

在社会性评价领域中，表示人、事物、活动特征的量也是“小”所不具有的，举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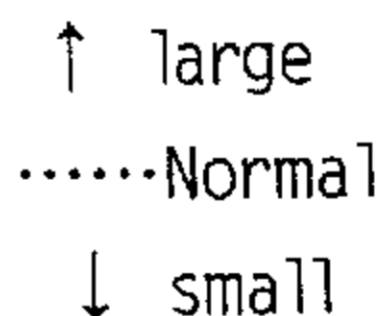
a 大笨蛋 大瞎子 大糊涂事儿

b 小笨蛋 小瞎子 \*小糊涂事儿

b组的“小”都是表年龄小，“小糊涂事儿”因为不能表年龄，故不能成立，当然我们不否认在某种对举的情况下“小”也有可能借“大”之功偶尔表示事物、活动的特征评价。

### 2.3 “大、小”修饰名词的量式

利奇在他的《语义学》中讲述“极性词”的语义特征时，曾就 large 和 small 这一对极性词列出了一个图式：<sup>[15][P142]</sup>（Normal 指规范）



据我们的考察，这种图式并不能完全反映“大小”这对极性词在汉语中的表量方式，详细说来，“大、小”的表量方式可以细分如下。

#### 2.3.1 “大”表量的量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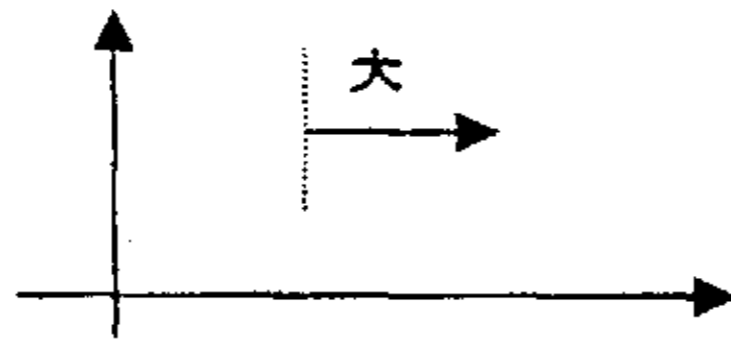
我们参照利奇的图式，先把“大”饰名的各种表量方式用图式表现出来。由于我们在给名词加修饰语的时候，有时考察的名词的外延范围不确定，可以认为是无限的，有时考察的名词的外延都被当作一

个有限的范围进行切分。因此，我们可以把“大”（包括“小”）的量式分为非整体性量和整体性量。前者把后头的名词的外延视为一个离散的个体的集合，后者把后头的名词的外延视为一个可分割的整体。这种分类并不是现实世界如此，而正如沈家煊（1995）所言的名词的“有界”和“无界”一样，“主要以人的感觉和认识为准。”<sup>[16]</sup>

（一）非整体性量

a类：有规范的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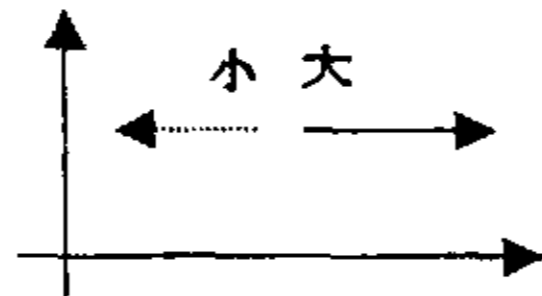
图示： Normal



例子：大厂、大桌子、大国、  
大作家、大蚂蚁

b类：无规范的量

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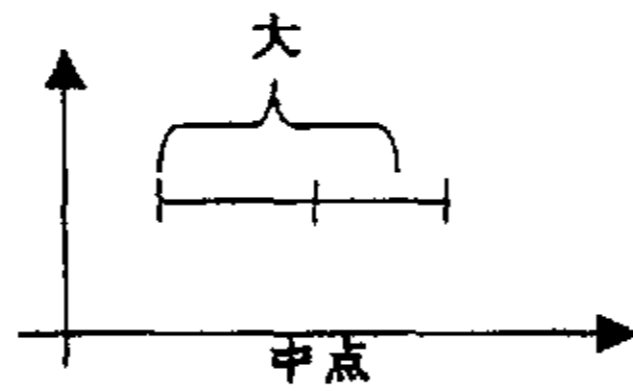


例子：在某种指别性的场合中如  
大圆（小圆）  
大三角形（小三角形等）

（二）整体性量：

c类：大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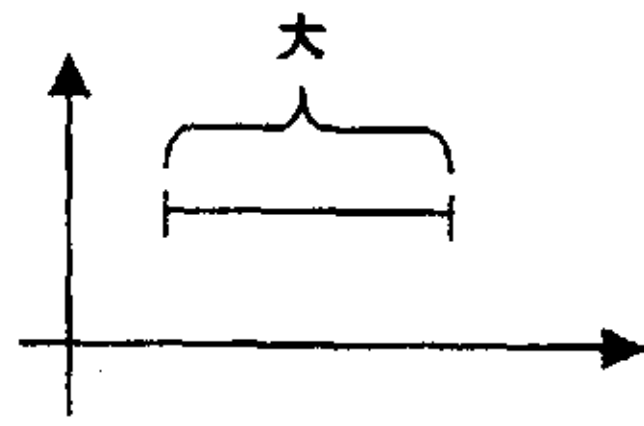
图示：



例子：大头、大端、大势、  
大部分、大同小异

d类：全幅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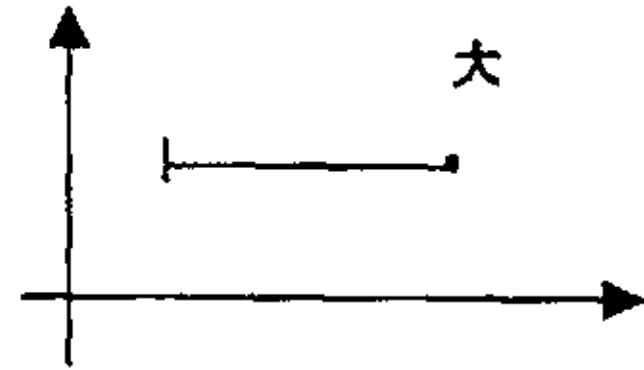
图示:



例子: 大一统、大团圆、大地

e类: 极端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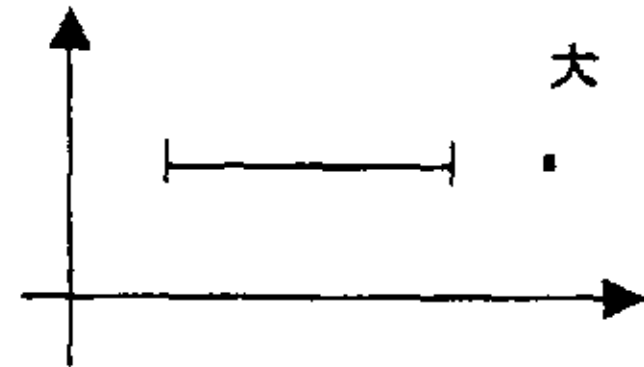
图示:



例子: 大限、大刑、大法、大数、大辟、大道、大德、大义、大宝

f类: 超过量

图示:



例子: 大话、大言、大语文、大农业、大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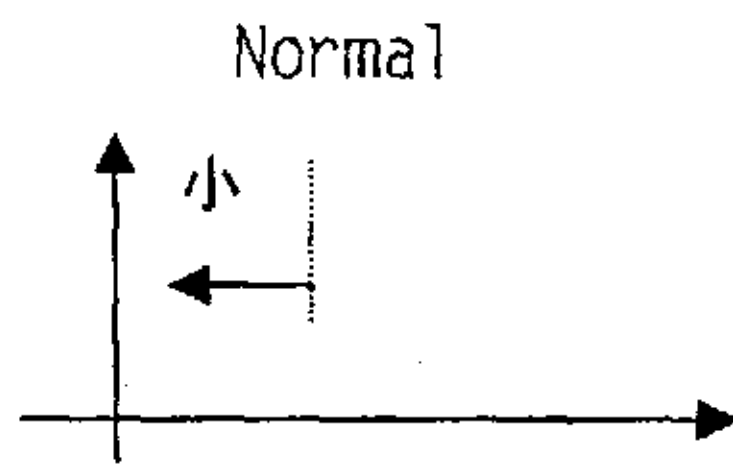
### 2.3.2 “小”表量的量式

“小”的量式相对简单得多，它主要有三种表量方式，非整体性量基本与“大”相同，但没有表超过量、极端量、全幅量出现。如下：

(一) 非整体性量

a类: 有规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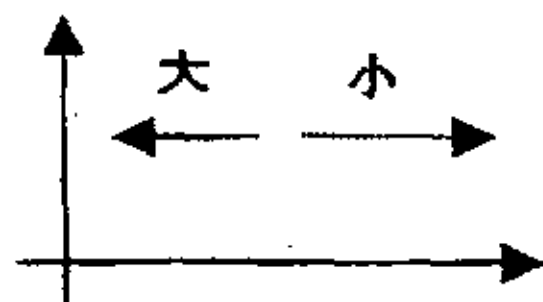
图示:



例子: 小车、小卖、小鞋子、小行星、小灶、小动物、小白菜、小丑、小秘书、小老百姓

b类: 无规范的量

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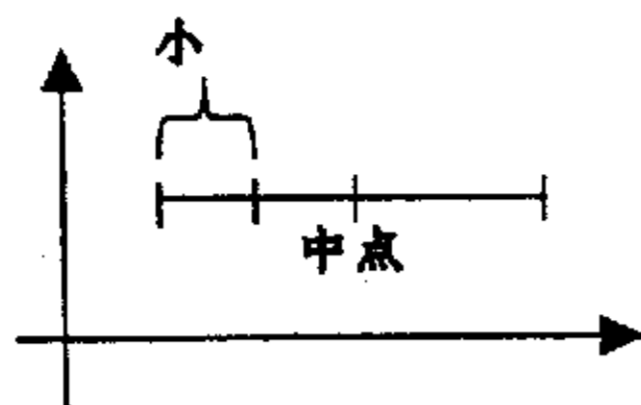
例子: 某些指别场合, 如: 小圆、小三角形、小椭圆、小线段

(二) 整体性量中“小”的量式只有一种,

C类: 小部量

图

示:



例子: 小头、小端、小  
部分、小部队

### 2.3.3 “大、小”的量式综合考察

“大”有六种量式,其中有三种现在一般只用于词汇层或某些凝固结构中,它们是表超过量、全幅量、极端量的;在短语层见得比较多的是与“小”相对的那三个量式。而这三个量式中,又以非整体性量中的两个量式最为常见。这两个量式内部还有许多细微的差别。

“大、小”的产生离不开比较,比较有两类:同性质的个体内部比较与不同性质的事物外部比较,我们称之为内比、外比,还需要引进的一对比较概念就是实比和虚比。实比是与一般规范(以人的认识与感知为准)相比较。虚比是个体与个体之间无规范比较。因此,实际上,“大、小”的量式在a、b两类表现更复杂一些:

**内部实比** 这类最多,几乎绝大多数的“大、小”饰名结构是由这种形式比较产生,它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分类。如大人、小孩、小事等都是通过内部个体与一般规范相比较产生的评价。

**内部虚比** 常用来表示指别,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类个体用“大、小”进行指称。当然也适用那些本无规范的抽象图形认知,如:大三角形、小三角形、大圆、小圆等。

**外部实比** 常用来表示不同类事物之间进行的比较。有以人自身或与人相当事物为规范的强烈倾向。如:“大老虎、小蚂蚁、大狮子、小苍蝇、大老虎、小白兔”等。“老虎、蚂蚁、狮子、苍蝇”都是被作为一个整体类进行比较,内部无个体大小之分。“蚂蚁”是有大有小的,但“蚂蚁”具有类意义之后,则不论大小一律称为“小蚂



蚁”，可单独使用。

**外部虚比** 常用来表示不同性质的事物进行比较，但是没有以人自身或与人相当的事物作为规范，这种比较要求事物之间对比出现，不能单独使用。如：“大灰狼”和“小白兔”，“大白兔”和“小乌龟”等就属这一类，它用“大”或用“小”是临时性的，不稳定。内部实比与虚比的名词一般为表基本层次概念的名词，且一般同属一个上义语义场，如大象与蚂蚁同属动物类，蚂蚁与桌子就一般不具有外部的可比性，但有些也有例外，如“大车”和“小螳螂”之类，因为此处考察的是力量的比较，大车在前进时具有力量的特征，与“小螳螂”具有相同的义域。

据我们的考察，量类在不同的量式中有着不平衡的分布。就拿上面的四种比较方式来说吧，其中内部实比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的量类，而内部虚比往往只适用于表体积、面积、长度类，表时间、年龄类，社会地位类三种；外部实比只适于表体积、面积、长度类，社会地位类两种；外部虚比同样只适应于这两类。

## 2.4 “大小”饰名时的语义指向及其语义隐喻模式

2.4.1 我们先看《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小人”的释义：“①古代指地位低的人，后来用做地位低的人的谦称。②指人格卑鄙的人。”另据其他词典（如《汉语大字典》）的释义，“小人”一词还有如“识见浅狭的人”、“指仆隶”、“指小孩子”、“身材矮小的人”等等。就上面的列出的释义来说，“小”字的量式几乎都属a类，但量类为A类（表体积）、D类（表时间、年龄）、F类（思想意识的评价）、E类（表人物社会地位评价）。由此可见，“小人”一词在量类轴上的不同选择导致了该词丰富的义项出现，这符合人们的认知原则：“对于同一情景，可能通过选择不同的属性加以注意，调整这些属性的显著性，从不同的视点去观察，以及作不同程度的抽象化和具体化，去形成不同的意象”。<sup>[5][P106]</sup>不同的视点对情景（包括事物）进行注意，用

形容词（本文考察“大/小”）去体现它，有时同一形容词可能体现不同的属性特征，这就造成不同的语义指向。“大、小”饰名词主要有三种语义指向类别，下列分别举例说明：

2.4.1.1 “大小”表示名词自身属性的量，如自身的体积、面积、年龄、力量、强度、状态，还有自身在社会评价中所处的地位量等。如上面“小人”即是，所列的6种释义中“小”表示5个不同量类的量，这5个量类都是“人”自身所具有的，当然，这5个量类所表现的属性与名词的联系强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用句法转换上的不同予以证明：

小人(人格)	*很小的人	小人(地位)	*很小的人
小人(体积)	很小的人	小人(见识)	*很小的人
小人(年龄)	很小的人		

也因为如此，表示人格低下地位低下的“小人”有了词汇化的特征，而表年龄小、体积小“小人”却凝固程度不高，这可能与属性的认知难易程度有关。我们考察的“大/小+名”结构中绝大多数“大/小”的语义指向都是指向名词自身的。

2.4.1.2 “大/小”的语义指向名词相关事物。这一类“大/小+名”结构中的“大/小”并不直接指向名词本身，而指向与名词相关的事物，当然这些事物与名词的关系具有认知上的联系。如：

商人——做生意 书——书的内容 贪官——贪污钱财 老板——事业  
学者——学问 专家——专门技术 富翁——钱 清官——公正、正直

如果上述一些词加上“大”往往所修饰的量不是指向名词本身，而是指向与之相关的事物（特征）了。如：大商人、大书、大学者、大专家、大文盲、大笨蛋、大老板、大富翁、大贪官、大清官等。

下面的两组歧义结构更能体现这种语义指向与前一种的不同：

大书（指体积）	大文章（指篇幅）
大书（指思想内容）	大文章（指思想）

有一些凝固结构如：“大札、大著、大作、大信、大手笔”等则

已经不会出现这种歧义了。因为指向相关事物（特征）的“大”与名词已因认知上的困难而凝固为“准词”了。

这方面的例子还可举很多，如：

大秃子、大瞎子、大瘸子、大叫花子、大痞子、大流氓、大骗子、大呆子、大书呆子、大木头、大豁子、大麻子、大矮子、大疯子、大哑巴、大傻瓜、大笑话、大罪人、大行家、大饭桶、大糊涂人、大聪明人、大明白人、大糊涂蛋、大笨蛋、大开心果、大混球、大恶魔、大魔鬼、大色魔、大淫棍、大赌鬼、大赌棍、大汉奸、大奸臣、大忠臣、大勇士

“小”语义指向相关事物的情况要少得多，但受“大”的影响也有：如“小老板”、“小富翁”等，但其仍有指向名词自身的强烈倾向，上述二个组合常被人理解为年龄小的“老板”、“富翁”。下面的两个例子可说明上述情况：

(4) 有报导称容祖儿今年当旺，年仅 21 岁的她一年内已赚了七百多万，成了小富婆。（《潇湘晨报》2001.11.11）

(5) 每每一部新片出炉，看完之后总会有许多莫名其妙的感慨，便免不了喜欢弄些小文字摇旗呐喊几声，唱几曲不尴不尬的赞歌。（《枫林冷雨》P153）

2.4.1.3 “大”指向相关的动词。“大”一般是表动态的，其动词一般要求在上下文中出现或可意会。如：“（打）大耳刮子、（一场）大感冒、（出）大汗、（睡）大觉、（出）大丑、（露）大脸、（上了）大当、（出）大名、（摔了一）大跤”等等有相当一部分是动宾关系的离合词，“大”一般表示动作的状态，如：

(6) 那妇人张着手，说道：“和尚家倒会缠人，我老大耳刮子打你！”（《水浒传》P375）

(7) 你倒好，在家睡大觉，不管我累死累活。

我们认为，这类指向动词的“大”后面的名词具有动态性，名词表示的事物的产生直接与动作密切相关。

“小”饰名词时指向相关动词的情况很少见到，就是有“出了一身小汗”、“摔了一小跤”之类，也常受到限制：或者加量词，或者是

因为语用的原因（往小处说，表示微不足道），因为“小”表状态还没有成为“小”的稳定用法。

#### 2.4.2 “大小”饰名词的语义隐喻模式

如上面的分析，“大小”的意义无疑是丰富的，这些意义通过某种关系连接在一起，并不是孤立的，形成一个意义的链条，链上相邻的节点之间因语义扩展的关系而具有某些联系，这些联系往往是通过隐喻和转喻等手段来完成。<sup>[5][P69-70]</sup>

2.4.2.1（一）“大小”表示体积、面积的大小往往是概括性的，我们说某物体的高和低/矮、宽和窄、长和短、粗和细、深和浅、厚和薄等往往需要有某种特殊的注意，而“大小”表空间上的量却无需特殊的注意，如我们说“一根大棍子”和“一根粗棍子”前者感知注重整体的临时感觉，后者却需对棍子的横截面予以特别的注意。“大小”表示体积和面积往往是相通的，因为人感觉的视觉图象一般却是二维的，三维的图象一般需要借助于知觉的作用。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大苹果”，我们判断它是一个“大苹果”，而把苹果背面的一边削掉，知觉告诉我们，这仍是一个“大苹果”。因此，表体积的“大”用作表面积是可以理解的了。

（二）体积较大的事物往往意味着力量强大，体积小的意味着力量较小，这是为什么看到一大一小两名拳击手出场，我们总是认为那个小的是弱者的原故，所以用“大”、“小”来表示力量、强度又是理所当然的了。我们以“大国”、“小国”为例，我们认为“大国”、“小国”作为社会角色的一员，面积的大小是其基本的要素，但国力的大小常被纳入考虑的范围，某些面积小但国力强盛的国家也被称为“大国”。而我们说的“政治大国、文化大省、农业大国、工业大国、军事大国、核大国”正是“大”表力量的明确体现，但是，“大”“小”表力量仍保留了它们概括性、整体性的特点，比如我们对于纯力量之间的竞争与较量的军事与体育，我们倾向于说：“军事强国、体育强省”。在表力量、强度方面，“大”比“小”应用要广泛得多。这是与

人们在自然、社会的改造中崇尚力量大分不开的。

(三)“大、小”表体积、面积，同时也意味其内部的个体多和少。那么，“大、小”就由空间领域转换为数量领域，数量多的为大，数量少的为小，数量的多少也同样意味着规模的大小，如“大家庭”和“大团圆”正是表示个体数量多和规模大。

(四)用“大、小”表示人或动物的体积时，由于人或动物总是从幼小到成年的成长中体型才渐渐变大，于是“大小”又经过一次转换，转换到时间、年龄领域。我们说“小孩子”时，是说明孩子的年纪小，但同时也有一个背景：体型小。

(五)体积面积的大小、力量的大小在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作用也不一样，所以在(一)(二)的基础上，经过一次隐喻转换，由空间域和力量域转到社会评价域。如“大权”、“大官”、“大学者”等还具有某种表力量的痕迹：有权威、影响大、重要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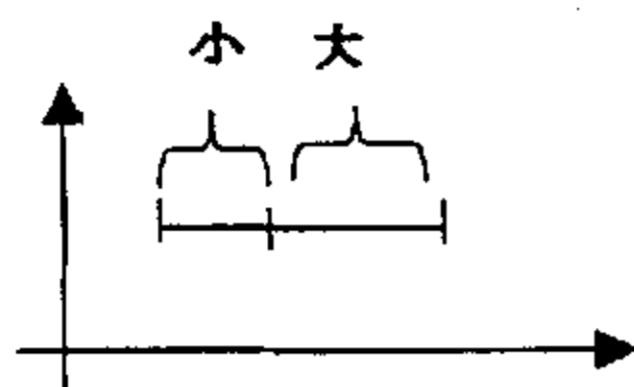
(六)事物的体积越大，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影响越大，同时也就意味着该事物具有同类事物更为突出的特征与属性(以人的认知为准)。我们看到一只大老虎，总比看到一只窝中的小老虎更“像”一只老虎，老虎越大，老虎的属性如威猛、凶狠等就表现得更突出。于是，在(一)(五)的基础上“大”的意义进一步发展，转入状态与特征的评价领域。“大杂烩”、“大笨蛋”正是表示事物的“杂”的状态和“笨”的特征具有较高的程度，表示特征的“大”可能进一步发展。由表名词自身的特征到表示名词的内涵特征，如“大白天”、“大半夜”之类即是。这种用法是“小”不具备的。

以上分析“大、小”在不同语义领域的转换，这是隐喻机制在起作用，但是正如我们所分析的，这种隐喻转换往往是有动因的。这种动因就是人们的基本的认知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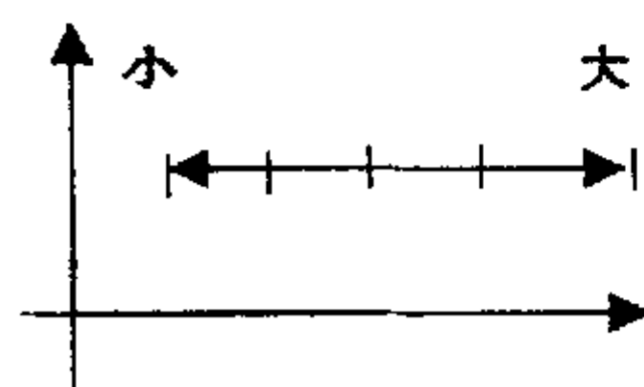
2.4.2.2 “大、小”的量式不同涉及到意象图式的转换，非整体性量式和整体性量式的图式仅仅是认知域不同，一个是开放性的，一个是封闭性的，而有无规范则是“常识”在其中作用的有无导致的，

我们需要说明的问题其实只有两个：

一是表示年龄、地位的量式如何能表示排行的意义。这主要是因为视点的不同，当我们说某事物的“大”或“小”时，是把它归入到有一定长度的量域中，在量轴上表现为一定的射线或线段。（图 a）但是当我们注意的不是一个量域，而是某个量点（图 b），那么，排行义就产生了。



(a)



(b)

二是“大”的表终点量、全幅量及超过量的产生。Lakoff (1987) 指出，意象图式之间存在着某些非常自然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促动了大量多义现象，他把这种关系称为“意象图式的转换”。<sup>[5]XP118-121</sup>其中有一个“路径 ↔ 终点”的转换模式，认为“路径”到“终点”的相互转换是自然的。举“across”为例：

a Sam walked across the street

b Sam lives across the street

在 a、b 句中 across 的意义转换是非常自然的。

我们如果把“大”视为一个趋向积极一方的量域，由此而用来表示终点，同样可以认为是一次非常自然的图式转换。而由终点量转换为表示全幅量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这种“路径”“终点”的转换是双向的。至于超过量的产生，实际是“前景”和“背景”的变换，当我们考察某一认知域的事物时，总是把它相关的事物作为背景，如不及或超过它们范围的事物。但当我们把这些相关事物作为前景凸出，把原来的认知域作为背景，那么表超过量就产生了。我们说“大话”，正是把说“正常的、相应相称的话”作为背景的。

“大小”的意义是一个“辐射状范畴” (radial category)，是以

“体积大小”作为核心的意义群，同时这些意义在使用时，默认值不一样，例如：用于无生空间实体时，默认量类为体积、面积；用于有生空间实体默认量类为体积或年龄，<sup>(10)</sup>等等。在具体使用时，“大小”修饰名词还有不同的形象义、联想义、文化义、审美义、情感义等。总之，“大小”的意义是极为复杂的，但其中有一线索“拽之通体俱动”，是有规律可寻的。

### 三、从中心语看“大/小”修饰名词的不对称性

“大”和“小”在修饰名词时存在许多的对称与不对称现象，赵元任（1979）说：“在寻找对称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留意我们称之为扭曲关系的那种关系，指的是那种有时是规则的对称的，有时是不规则的、不对称的。”<sup>[10][P11]</sup>这种扭曲关系在语言的各个层次都有体现，词汇层的“大、小”不对称性前人论述较多，如吕叔湘、赵元任等。我们将把重点放在短语层，“大、小”在短语层的对称性与不对称性是“大/小”与名词（短语）相互选择的结果，由于“大/小”的语义特征在上节我们已经有所阐述，故我们把这种扭曲关系的描写重点落实到名词（短语）的不同上。

3.1 量类相同的对称格式。名词前既能加“大”也能加“小”，且“大”、“小”所表示的量类相同。

3.1.1 可有这种用法的名词如：

班、杯子、本子、球、办公室、操场、城市、窗户、词典、刀、地方、工厂、公园、广播、国家、黑板、干部、东西、动物、儿子、饭店、房间、飞机、机器、鸡蛋、家庭、教室、节目、橘子、句子、卡车、困难、礼物、帽子、便宜、苹果、汽车、铅笔、瓶子、商店、社会、食堂、世界、事、事情、树、宿舍、同学、图书馆、香蕉、信封、学校、学院、眼睛、宴会、医院、椅子、银行、鱼、雨、圆、桌子、包子、被子、鼻子、饼干、病房、部队、部门、餐厅、草地、厕所、叉子、车间、衬衫、翅膀、厨房、单位、蛋糕、岛、电冰箱、电

风扇、电视机、电影院、动物园、动作、洞、肚子、队、范围、房子、罐头、规模、锅、猴子<sup>(11)</sup>、胡子、黄瓜、机床、机关、集体、家具、建筑、经理、锭子、俱乐部、剧场、口袋、老虎、成果、礼堂、毛病、毛巾、矛盾、棉衣、面积、木头、目标、脑袋、盘子、乒乓球、瓶子、企业、球场、热水瓶、人物、沙发、商场、勺子、蛇、舌头、设备、生意、绳子、狮子、试验、收获、收音机、手术、手套、手指、书包、书店、书架、题目、体育场、体育馆、兔子、尾巴、卫星、西瓜、西红柿、洗衣机、系统、县、箱子、项目、星星、眼镜、业务、叶子、用处、优点、游泳池、雨衣、院子、阅览室、展览会、包袱、报社、背包、背心、标语、波浪、博物馆、舱、仓库、差别、铲、钞票、车厢、窗口、床单、刺激、村庄、挫折、党派、岛屿、导弹、灯笼、凳子、地毯、地震、电池、电脑、电器、钉子、盖子、钩子、管子、罐子、柜子、棍子、锅炉、火箭、机构、集团、夹子、家伙、监狱、酒店、剧院、军舰、客厅、窟窿、喇叭、蜡烛、辣椒、礼拜、笼子、楼房、炉子、轮子、牧场、牌子、炮弹、盆地、屁股、圈子、拳头、扇子、伤口、商人、数目、亭子、拖拉机、玩意儿、舞会、舞台、行星、学科、血管、循环、烟囱、燕子、钥匙、邮包、油田、游戏、幼儿园、浴室、杂志、柱子、资本家、字典、罪、案、案件、堡垒、鞭子、辫子、标题、灯泡、雕塑等。

3.1.2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同一量类的对称格式有着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从量类来说，以物质性评价量类为最多，其中又以表体积、面积的占绝大多数；表规模、数量的次之；表年龄与时间的少见。当有生名词受“大/小”修饰时，在这种对称格式中有表体积的强烈倾向；表状态的对称格式极少；表社会评价量的也有一部分，集中在表社会地位与思想意识评价类，而对于人物、事物、活动的特征的评价量类的对称格式极为少见。

从量式来说，对称格式主要集中在 a、b 两类非整体性量，且都是表示内部的实比和虚比，其它量式少见。如果脱离了内部比较的方式，“大/小”饰名则一般不再对称。



对称格式的色彩意义基本一致，一般都是中性的。

3.1.3 当“大/小+名”结构脱离了其原有的意义而另有所指时，这种对称格局将不再存在。如，“小便宜”、“大舌头”、“(穿)小鞋”、“大喉咙”之类。下面这种情况也是：

(8) 马王爷对我们这五张大肚皮，很反感，他阴沉着脸，把个锅锅灶灶弄得乱响。(储泽祥(2000)例 P229)

(9) 听到那女子在骂：“乡棒大木头，死了变条牛”。(《最后的那个父亲》P97)

“贪小便宜”成为一个具有贬义的习惯用法，而“大舌头”指“口吃”，“(穿)小鞋”指“故意刁难”，“大喉咙”指“声音大”，意义脱离原有的体积义。(8)例中的“大肚皮”指食量，是转喻用法，而例(9)中的“大木头”则与本义相去甚远，是隐喻用法。这些情况都不再对称。

## 3.2 在某一量类只能加“大”的名词

### 3.2.1 举例<sup>(12)</sup>：

趋势、圈套、弱点、晌午、活人、师、师长、视野、首脑、首相、首长、司令、威力、威望、威信、瘟疫、喜事、喜讯、嫌疑、预言家、灾荒、阵容、正月、政变、指望、志气、中秋、主编、著、走向、嘴巴、比赛、道理、地、冬天、农业、农村、革命、工夫、害处、皇帝、交通、教授、解放、教育、决心、理论、礼拜天、领袖、贸易、民主、平原、沙漠、商业、书记、田野、危害、危机、委员、西北、西部、小伙子、形势、选举、印象、丈夫、男人、重点、主席、自然、总统、奥秘、报复、暴雨、背景、边疆、别字、博士、裁判、场面、错字、废话、废墟、负担、顾问、国庆节、合唱、洪水、后方、基地、架子、竞争、局、局面、狂风、联盟、模范、男子、难题、奇迹、起义、晴天、闪电、神话、省长、市长、险滩、同盟、突破、闲话、活人、阴天、宇宙、语文、元旦、元宵、月光、战场、整顿、智慧、抱负、暴动、变迁、布局、才干、潮流、淡季、旺季、帝国、动乱、都市、对手、恩情、法、废物、风景、福、

干线、光棍、桂冠、旱灾、后台、荒原、火灾、祸害、结局、近视、决赛、决战、老实话、空白、苦难、腊月、浪潮、老爷、雷雨、龙头、律师、名牌、谬论、内幕、内战、气魄、气势、清早等

3.2.2 以上的一些名词在某个量类一般只与“大”结合而不与“小”结合。规律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名词本身在现实中无量的区别，用表特征评价的“大”去表“虚拟”的程度，以示突显，如：大活人、大别字、大错字等。

(二)、名词本身是强特征的，“大”用来表示该名词具有特征的程度。这种情况我们在讨论“大小”的语义指向时有过论述，我们实际上可以把名词分为两大类：强实体和强特征：强实体的名词强调事物自身实体的存在，而强特征的名词实体意义减弱，重在其具有的某种特征。名词到底是强实体的，还是强特征以具体语用为准，而名词受副词的修饰如“很中国”之类就是强特征的，实体意义消退。当然，如果把名词置于静态考察，那么含有某种特征的语素（或词）的名词（或名词短语）更具有强特征的倾向，这些语素（或词）如：“笨、呆、糊涂、吝啬、贪、清、色、淫、聪明、傻、痴、懒、疯、瞎、盲、聋、瘸、跛、麻、矮、瘦、胖、灾、哑、豁、明白、赌、奸、忠、勇、痞”等，还有些名词不含这些语素其特征也相当突出，如“木头、铁公鸡、雷锋、绣花枕头”之类，如果要用空间实体名词表示强特征，则需要其它的手段予以显示。如上面所引用“很”之类显现其特征，“大”也是起同样的作用。

(三)、一些与动词兼类的名词也只能与“大”相结合。如：“大发展、大变化、大教训、大事变、大改变、大辩论、大负担、大解放”等，这可能与“大”的副词用法有关，赵元任指出：“短语‘大哭’、‘大闹’等等的“大”最好认为是副词，而不认为是形容词修饰动词，‘大’的反义词‘小’不修饰动词是证明。”<sup>[10]P194</sup>（当然赵先生也指出了词汇层“小”也可修饰动词性成分）既然在短语层中“大”可饰动词而“小”不能，那么一些与动词兼类的名词只能用“大”修饰就

可以理解了。因为，动词和名词的兼类实际上只是勾勒的侧面（profile）不一样，是动词消去了时间性特征而具有了离散性质而变为名词，而它的修饰语“大”却仍保留了不与“小”对立的特征。这还可以用“本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去理解，这是 Lakoff & Johnson 提出的。他们认为人类对世界里的实体及物质的经验是一种非常基本的经验，我们可以据以理解那些较抽象的实体，如事件、感觉、观念等，将它们视为离散的、有形的实体。<sup>[5][ P100-101]</sup>把动作、事件、感觉、观念等抽象的实体都视为有形的具体实体，才使表示这些概念的名词有了用表体积、面积的“大/小”修饰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用“小”修饰动词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可接受性不如用“大”修饰它们。如下就是一例：

（10）在“满/全+N+（的）+X”格式中，“满+N”极言X的数量，具有“小夸张”的味道，不能构成“满+N+表数量的成分+X”的格式。（储泽祥（2000）P130）

（11）对于女性，我需要有点儿精神优势，需要她对我有点小崇拜。（《曾在天涯》P87）

（四）、一些表示社会身份的名词也只能与“大”结合，这主要是语用上的原因。如：“大总统、大老爷、大教授”等，因为这些身份本身就处在社会等级的高端，而那些中间层次的则可加“大/小”。<sup>[17]</sup>有些不具社会等级的身份名词也常加“大”来表现其重要性。

亲属称谓也是社会身份的一种，原本是根据排行产生的亲属称谓有的进一步用来表示非亲属称谓，比如：大爷、大娘、大叔、大姨、大婶、大嫂、大姐、大哥、大兄弟、大伯等成为一种泛称，“大”已经虚化为表示尊敬的语素。在同种场合不能用“小”替换。

在常用作称呼的时候，有一类表示法也是“大”所独有的，用“大+姓”“大+名”来称呼比熟悉的身材比较高或体格健壮的人，口吻比较随便。用“大+单名”来称呼小孩子比用“小+单名”可表示亲爱的口吻，还含有夸其懂事、像一个大人的意味，如“大勇”、“大丽”等在同一量类不能用“小”替换。<sup>[18]</sup>

3.2.3 还有一种格式是“小”所进入不了的，那就是“数词+大+名词”。这种用法的名词也较多。如：

协定、协会、信号、行星、学说、仪式、油田、游戏、寓言、原理、灾难、战场、政党、症状、种类、学派、阻力、罪恶、作风、案件、堡垒、宝库、悲剧、喜剧、弊端、根据地、特区、思潮、系列、悬念、战役、主题、意义、宗旨、罪状、比赛、变化、表现、优势、城市、新闻、爱好、榜样、报道、关键、市场、商场、教训、剧场、能源、保险、报刊、传说、高潮、高峰、诗人、名人、类型、集团等。

也可能是名词短语：如：古典小说、杰出青年、优秀企业家、怪事、剧种、主体工程等等。

“数+大+名”结构呈现如下几下特点：

(一)、从数词来看，一般是十以内的序数词和基数词，超出则需加量词，这可能与音节的数目有关。如：

(12) 在这方面，格林只能甘拜下风，毕竟彭博是美国《福布斯》期刊评出的全美 400 位大富豪之一，有 40 亿美元的财产作为后盾（《潇湘晨报》，2001.11.19）。

如果数目未过十，我们可以说“十大富翁、三大教派”也可以说“第二大富豪”“第二大教派”，数词位置还可以是“几”和“各”，如“各大厂商、各大商场、各大公司”等等。

(二)、从名词看，该格式一般是非空间实体名词为主，也有少量的纳入社会角色的空间实体名词进入。有些名词原本就可以受“大”的修饰，如：“商场、岛屿、怪事”等，而有相当的名词如果脱了该格式则不能与“大”结合，如“能源、保险、杰出青年、古典小说”等等。

(三)、从“大”的性质看，“大”的意义已经非常虚灵，实义已很少表达，仅只是表示一种比较的方向而已。加上“大”突出该结构所指的事物是通过量度上的比较而产生的，具有“择优性”。如

(13) 海南岛是我国的第二大岛。

如果名词是表示社会身份,则这种量度意义减弱,强调意味增强。

(14) 标题新闻:“谷建芳点评三大弟子。”(《潇湘晨报》, 2001.10.19)

一旦这种格式进入社会评价领域,一般不能再加量词,如上例改为“谷建芳点评三个大弟子”表义就变了。有时比较意味减弱或没有,而仅仅是突显其重要性。

(15) 这两年,湖南电视台把无线有线合并,七大频道统一台标,划分专业,各司其职,然后又成立了湖南影视广播集团。(《潇湘晨报》, 2001.11.11)

(16) 它与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同组成按民族属性不同而区分的四大军种。(《元代史》 P327)

(四)、从功能看:吕叔湘(1965)说:“最有意思的是,不说‘四天王,四金刚’,而说‘四大天王、四大金刚’,可是不带数目的时候,只有‘天王’和‘金刚’,没什么大的和小的。又如‘四大名旦’,已经‘名’了,还要加‘大’……当然,要这些事物在一定意义上当得起这个‘大’字,但是它的主要作用并不在于表示大”。<sup>[19]</sup>

“数+大+名”有很多情况并不能加入量词,我们可以说“小镇上的四大名人”,并不是真正普遍意义的“大名人”,因此,这种格式其实是一种限定范围的“择优”,在句子中往往需出现限定范围的成分,除非交际双方都知晓所指范围,否则格式不自足,上面的“小镇”就是限定成分。该格式的功能各有侧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数词为“一”的,功能是突显特征,如:

(17) 目前,让导演金琛最头痛的是剧本,买下改编权时,投资方曾力邀韩寒出任编剧,这也成为该剧的一大卖点(《潇湘晨报》, 2001.11.11)

一类是数词不是“一”的,主要功能突显数目:

(18) 文革中攻击人总好凑上十大罪状,把别人骂得狗血淋头才解恨。(《梅次故事》, P383)

(19) 那个人说:“大记者啊,又在实践三大作风第三条啊。”(《水灾》P26)

### 3.3 同一量类一般只能加“小”的名词

### 3.3.1 举例:

曲子、人质、山冈、伤员、市民、手法、手艺、思绪、条子、听众、同行、同年、同事、习俗<sup>(13)</sup>、溪、细节、乡亲、选手、心眼儿、用具、游客、原告、芝麻、点心、草、话、老师、留学生、农民、排球、朋友、时候、同志、习惯、先生、医生、报告、便条、标点、病菌、病人、大人、党员、读者、风俗、副食、感想、顾客、观众、护士、建议、警察、看法、客人、老太太、老头儿、邻居、旅客、日用品、沙子、脾气、生物、细菌、想法、心得、演员、羽毛球、服务员、愿望、运动员、战士、主人、常识、乘客、档案、队员、儿女、犯人、饭馆、夫妻、妇人、个性、公安、寡妇、华侨、灰尘、伙伴、昆虫、老乡、猎人、民兵、女子、少女、士兵、同伴、团员、媳妇、细胞、相声、向导、心意、学员、杂文、原子、职员、保姆、病毒、城镇、传单、点子、店员、灌木、鬼子、患者、伙计、记号、流寇

### 3.3.2 在某一量类只能用“小”修饰名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表示人物的社会身份的名词一般都有一种默认值,即都是成年人,当我们这种身份加之于年龄较小的对象时,往往加“小”以示区别。这种“小”都是表年龄的,一般情况无表年龄的“大”与之对应。因为“成年”这一特征是社会默认值,上面所举各例有将近一半是这种情况。

(20) 小钱把两只手心亮给老付。老付瞅了一会儿,说:你小时候是个小运动员吧?要不就是个淘气丫头,上了中学还爬树打秋千。(《小说选刊》2000.3 P104)

(21) 童娃见他垂眉低目,俨然有点小高僧的气象,心想这小和尚迂腐得紧,却如何对付才好。(《天龙八部》(四) P161)

(二)、除了年龄这一默认值外,还有人、事、物在体积、品行、影响等方面的默认值,当实际不及这个默认值时,常需加“小”。如:“小老头儿、小老人、小市民、小羽毛球、小排球”等。

(22) 在被小老人移开的手底下,郭素娥的憔悴可怕的脸在烛光下显露。(《饥饿的郭素娥》 P101)

(三)、名词本身在体积、面积、数量、社会地位、力量等方面处于低端，一般只能用“小”修饰，如“曲子、媳妇、职员、饭馆、细菌、标点、病菌”等等。这一情况与只能加“大”的那类情况相对应，这正是词汇搭配与意义之间相应相称的原则在起作用。有许多表示谦虚的场合也常这么用。

(四)、在表示称呼的时候，“小+姓”常用来称呼年龄比称呼者小的人（不包括老年人）。“小+名”一般称小孩子，这都是“大”所不具有的用法。

### 3.4 量类不同而形式对称的格式

3.4.1 这种格式实际上是前面提到的两种格式混合的结果，由于情况比较特别，特列出进行一些分析。主要有如下三类：

A类：“大”主要表体积，“小”表示年龄，如：

大老虎、小老虎、大猫、小猫、大狗、小狗、大姑娘、小姑娘、大狮子、小狮子、大猪、小猪、大青年、小青年

这类格式如果处在对举场合（内部虚比）中，那么形式与意义可以都是对称的，如

(23) 虚竹道：“前辈已是一位大姑娘了，不再是小姑娘，男……男女授受不亲，出家人尤其不可。”（《天龙八部》（四）P163）

B类：“大”表社会地位评价、“小”表年龄，如：

大师傅、小师傅	大冠军、小冠军	大掌柜、小掌柜
大科学家、小科学家	大厨师、小厨师	大总督、小总督
大学者、小学者	大画家、小画家	大英雄、小英雄
大作家、小作家	大裁缝、小裁缝	大专家、小专家
大将军、小将军	大导演、小导演	大勇士、小勇士
大反革命、小反革命	大明星、小明星	大名人、小名人
大能人、小能人	大法师、小法师	大行家、小行家
大侦探、小侦探	大新郎、小新郎	大新娘、小新娘

大走狗、小走狗                      大歌星、小歌星                      大和尚、小和尚

大木匠、小木匠                      大巫婆、小巫婆

C类：“大”表特征评价，“小”表示年龄或体积长度，如：

大笨蛋、小笨蛋    大呆子、小呆子    大瞎子、小瞎子    大文盲、小文盲    大

疯子、小疯子    大病号、小病号    大残疾、小残疾    大恩人、小恩人    大

害虫、小害虫    大绅士、小绅士    大天才、小天才    大球迷、小球迷

3.2.2 B类常与C类有所交叉,因为B类的地位量可能也具有某种显著特征,比如说:“特务、走狗”等。有时与表特征评价的“大”相对的“小”修饰表人名词时不一定仅仅表年龄,有时可以表体积和社会评价或是几种意义都有。如:

(24)童娃听他半晌没再说话,喜道:“你为了那个小美人儿,只好答应了,是不是?”(《天龙八部》(四)P190)

(25)松兆城里的大美人虽没施粉黛,涂脂红,依然掩饰不住风韵。

(26)15日,巩俐在参加她代言的一剂减肥药的产品推介会上,接受媒体采访时吐出大胆之言:“会演情欲戏是演员的基本素质”,让所有的记者感叹巩大美人的直率。(《潇湘晨报》2001.10.11)

B类的“小”一般表示年龄,但是现在极少数情况也可表社会评价量,可能是源于仿词,但这种用法有扩展的趋势,如“小画家”“小知识分子”、“小专家”之类。

(27)“何书桓……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男子汉大丈夫,可是出事以后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依萍身上,说依萍阻止了他去追梦萍,从而害得他英雄没有做成,这分明就是小人行径,明明是自己不够坚持却又怪在别人头上,典型的“小丈夫”。(《潇湘晨报》2001.10.10)

(28)老付倒是天天看书读报,是个小知识分子。

### 3.5 一般不能用“大小”直接修饰的名词

在一般情况下,有下列三类名词不用“大小”直接修饰

#### 3.5.1 不以“大小”为其属性的名词:



(一)、大部分的抽象名词和名动、名形兼类词 如:

表现、打算、辅导、访问、健康、精神、历史、认识、身体、生词、生活、生日、时间、实践、文学、文艺、天气、态度、午饭、现代、小时、新年、信、学习、颜色、样子、夜、友谊、语法、早饭、钟头、祖国、道德、地位、地址、对话、口语、个体、反复、方式、个人等。

(二)、大部分的时间名词、方位名词 如:

今天、今儿、明天、早晨、晚上、如今、寒假、秋天、北面、背后、以前等。

那些“大+时间词”“大+方位词”具有极强的选择性。后面将论及。

(三)、一些散物名词 如“光、热、电”等。

这些事物如有量的差别,则需加临时量词,然后在量词前加“大”或“小”。

### 3.5.2 不以“大小”为其分类属性的名词

(一)、表示集合概念的名词:名词本身表示一个整体,虽其个体内部有量的差别,但其本身不具有可分割性,句法上表现为它们只受临时量词与集合量词的修饰。如:

人民、人们、钱财、队伍、费用、海洋、丛书、街道、军队、人口、灯火、车辆、马匹、外国、双方、人类、人员、山脉、桥梁等。

当一个表集合概念的名词用为单独概念时,那么这种限制即消失,如“丛书”相对于其他丛书来说是单独概念,那么可以说“大/小丛书”。

(二)、概念所指唯一的名词,虽有大小,但现实不可再分,包括那些专有名词、亲属称谓与科学术语。

爱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化学、物理、政治、汉字、汉语、地球、太阳、共产党、故乡、赤道、同升和(鞋帽店)等。

专有名词有时可被当作可分阶段的事物,则可加“大、小”。表示突显某种意义时,这些词也可以加“大/小”如“大中国”“大上海”之类。专有名词前加“大/小”不是表示突显,则专有名词需获得类

名的意义，如“那里是一群小雷锋在做义务劳动。”“雷锋”已获类名的意义。

在表示在某种对比情况下对地位、能力低下者的一种轻视时，许多专名也可加“小”，如“小日本”“小美国”等。如：

(29) 要说能人，我们靳同义才是真正的能人跟靳同义相比，小吕非就算不上什么了。(《小说选刊》2000: 1 P84)

3.5.3 “大/小”不作其习惯的分类属性的名词：如：

能力、内容、可能、声调、说明、条件、需要、产量、电报、对比、公用电话、程度等。

这些名词如果在某种对比情况下也可加“大/小”。

3.5.4 某些名词自身含有表体积、范围、强度、程度的语素，也不受“大/小”修饰，如：

全体、全部、小孩儿、中学、小学、大会、大街、大陆、大米、大衣、大妈、小朋友、小麦、小心、小子、一边、一生、早餐等。

虽然我们可以说“大的小树”“大的小猪”但我们不可能说“大小猪”“大小树”原因也正在此。<sup>(14)</sup>

3.5.5 其实名词前加不加“大、小”也不是绝对的，有时因为语用的原因，特意要对一般不加“大/小”的名词作某种分类，那也是可以的，如下例：

(30) 尽管有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在先，小龙也毫不怵头，“他演他的，我演我的，反正我演的是小黄飞鸿，两个人不可能做比较，即使比起来，我比他更调皮一些。”(《潇湘晨报》2001.8.17)

(31) 可笑的是有的人，还死抱着这样的关系不撒手，让自己什么都不是。还以为是牺牲自我苦心孤诣追求着什么大爱情呢，整个一个狗屁。(《小说选刊》2001: 1 P91)

(32) 张项、王樱姑妈都是武汉人，不同的是她们一个是老武汉人，两个是小武汉人，她们是武汉人，当然也这么说。(《小说选刊》2000: 8 P51)

3.5.6 下列几对名词加“大/小”的情况比较可能更具体的补充上

述规律。

(一) “有界”和“无界”

信——*大/小信	橡皮——大/小橡皮	脑筋——*大/小脑筋
信封——大/小信封	橡胶——*大/小橡胶	脑袋——大/小脑袋
病——大/小病	病情——*大/小病情	

(二) 通俗化、口语化与专业文体

夏天——大夏天	月球——*大月球	教师——*小教师
夏季——*大夏季	月亮——大月亮	老师——小老师
冬天——大冬天	月光——大月光	教书的——小教书的
冬季——*大冬季		

(三) 概念内涵的复杂程度

大——大/小人	创造——大创造	改造——大改造
私人——*大/小私人	创新—— <sup>?</sup> 大创新	改进—— <sup>?</sup> 大改进

3.6 “大/小”修饰名词的不对称性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大/小”修饰名词具有一种扭曲关系，即有些是规则的，有些不规则，下面对这种扭曲关系的规律作些粗略的分析。

3.6.1 “大/小”饰名的不对称性与名词的典型性有关。从大量的既可加“大”又可加“小”的对称格式看，这些名词绝大多数是表“离散的、有形的、占有三维空间”的名词。如果处在内部虚比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具有上述特征的名词都可以同时受“大、小”修饰，而一旦脱离空间领域，则不对称性加强。如上文提到的“大”表特征、状态的评价，“小”表年龄的用法主要出现在非空间领域名词之前，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木头”这个词，当它作为空间实体名词时，可以同是受“大、小”修饰，但当它表示人很愚笨、反应迟缓的意思时（即强特征名词）那就只能用“大”修饰而不能用“小”修饰。李宇明（1996）曾提出一个空间性强度的名词模式，即 a、个体名词 > 集体名词； b、

有形名词 > 无形名词 c、具体名词 > 抽象名词，<sup>[20]</sup>也正好反映“大小”饰名的规则与不规则的程度。尽管由于“本体隐喻”的心理，把集体名词、无形名词、抽象名词当作实体名词用表空间的“大/小”去修饰。但其内在的意义已制约了它们的搭配能力。

“大/小”饰名的不对称还涉及到一个心理常规问题。比如前面我们说到表示社会身份的名词前加“小”一般表示年龄但无“大”与之相对，正是基于人的心理常规，“一般”把这些表社会身份名词的人视为成年人，故不用加“大”。这正好符合有无标记判断的意义标准：无标记的一方对某特征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而有标记项则对某特征进行了肯定或否定。或者说无标记的一方意义可以涵盖有标记的一方。当名词是非空间名词时，这种有无标记的对立就明显了。

3.6.2 某些名词前能否直接加“大”或加“小”只是接受性程度的问题，并非一定是泾渭分明的，请看下面的例子：

(33) 流言……，它不讲什么长篇大论，也不讲什么小道细节，它只是横着来，……它也没有大的动作，小动作却是细细碎碎的没个停，然后敛少成多，细流汇入大江。(《长恨歌》P10)

(34) 这段日子，是心底平静，不说大的憧憬，却有些小计划的。(《长恨歌》P112)

(35) 这是一九四八年的深秋，这城市将发生大的变故。(《长恨歌》P121)

上面例中的“小动作”“小计划”是自然的，而把“大的动作”“大的憧憬”“大的变故”改为“大动作”“大憧憬”“大变故”似乎稍不自然，也是可以接受的。

其实，有许多非空间名词，特别是与人的活动有关的抽象名词，有时直接加“小”比加“大”更自然。如：

小意见 (大的意见)	小动作 (大的动作)	小要求 (大的要求)
小不是 (大的不是)	小看法 (大的看法)	小爱好 (大的爱好)
小请求 (大的请求)	小本事 (大的本事)	小指望 (大的指望)
小理由 (大的理由)	小例子 (大的例子)	小感受 (大的感受)

小比方（大的比方） 小利益（大的利益） 小心得（大的心得）

以上的一些名词可以直接加“大”，但加“大的”可能更自然，特别是“大、小”并举的时候。这种程度的差别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语用上的原因，中国素有谦逊的传统，把自己的建议、想法、心得等往小处说正符合谦虚的要求，而把这些建议、想法、心得等往大处说是非常规的，故常需加“的”以提明。

二是认知上的原因，人对于小的东西容易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小的事物易把握、易处理，搭配的力度增加，这也是为什么“小树、小猪、小狗、小牛”易凝固为表示树苗、猪仔、牛犊，而“大树”“大猪”“大狗”“大牛”却凝固程度不够的原因。句法上有“大的小树、大的小猪、大的小狗、大的小牛”而无“小的大树、小的大猪、小的大狗、小的大牛”之类也是证明，而利奇提到的“小的大种狗”，<sup>[15][P143]</sup>其中的“大”已作为命名的语素，它的分类作用已“化石”化了。

3.6.3 “大、小”的对称与不对称现象也可能体现在同一个词上，它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名词本身的所指是跨类的，如：

“东西”：可以用来指物，也可以用来指人，呈现出这样一种扭曲关系：

东西	指物	指人
大	+	—
小	+	+

另一种情况是不同的语境造成的，请看下列一组句子：

- a. 我打那只大兔子，你打那只小兔子。
- b. 我正走着，地里突然窜出一只大兔子。
- c. 他家生了一窝小兔子，一共三只。
- d. 他平时就喜欢喂个小兔子什么的。

a句由内部虚比产生，“大、小”对称；b句由内部实比产生，也

是对称的；而c句的“小兔子”具有称谓性；表年龄，不对称；d句由外部实比产生，不对称。

有些具体无生名词本来没有有生名词那么复杂，如“珠子”我们一般认为它可以加“大”或加“小”，但是当它被赋予某种感情色彩，（如：“你想就这几颗小珠子把我们打发了？”）又不对称了。

#### 四、从“大/小+名”结构看“大、小”的功能

前几部分主要是从“大、小”的语义特征和它们与名词的相互选择性的角度说的。“大、小”的功能是指“大、小”在具体语言使用中的功能，我们主要通过名词加上“大/小”后在表达功能上的不同来确定“大/小”的功能。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这样得出来的功能差异可能不仅仅是由“大/小”单独表现的，往往是“大/小”与名词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这种差异总是因“大/小”的添加引起，把其功能的差异归之于“大/小”的功能也未尝不可。

“大”和“小”的评价往往具有极大的相对性，因人、因时、因地、因场合、因表达意愿的不同都可能造成不同的评价。对于一个生长在山区而未出过远门的人来，一幢三层的楼房就可能称之为“大房子”，而对于一个生活在开放的大城市里的人，一幢三层的楼房则只能叫“小房子”，这与人的经验有关。当我们把硕士与中专生放在一起比较时，我们可称为“大硕士”，而把它与博士放在一起比较时，则只称“小硕士”，这与场合有关。女儿本已长大成人，高高大大，而父亲在给别人介绍时，却常说：“小女……”，这与表达意愿有关。实际上，这涉及到一个认知域的问题，我们说“大小”是表示事物在某些量类上的数量特征，那么“事物”的类就常作为认知的背景而存在，如上面的“房子”是大是小，是人所经验过的众多房子作为背景知识才得出的判断。我们在理解某个名词所代表的事物时，有两种理解，一是指概念的抽象义所指的全部外延，它不受个人的经验、知识或说话场合的限制；二是进入说话者的思考范围的一组个体的集合，

它带有较为浓厚的个人色彩，往往因人、因地、随时、随意愿而变化。我们在考察“大/小+名”结构中“名”的所指正是第二种情况，这就是我们说的“认知域”。<sup>[13][P47]</sup>下面的功能分析也正是在以上的认识的基础上展开的。

#### 4.1 指别性

如果“大/小”修饰的名词是定指的，则“大/小”通过内部虚比具有指别的功能。这种用法有点类似于廖秋忠先生论篇章结构的“框——椽”式结构。<sup>[21][P30-44]</sup>从形容词修饰名词的各种格式的表义功能看，“大/小+名”和“形+的+名”用法在指别性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而“形+的+名”具有单指性和专指性的特征，有相当一部分“大/小+的+名”可以改成“大/小+名”而不影响意义表达。张敏（1998）认为：“大/小”能构成‘形+的+名’，则几乎一定能构成‘形+名’”。<sup>[5][P302]</sup>如果“名”是定指的，那么这种格式的转化的功能差异不大。这可能与“大/小”饰名的常用性与语言交际的经济原则有关。

从句法功能上说，表示指别的“大/小+名”不能加“数+量”结构修饰，因为一般情况下“数+量”结构是与定指性相冲突的。“大/小”表示指别有如下几种情况。

4.1.1 名词上文已经提到，已能确定其所指，下文分说，名词所指事物具有体积、面积、长度等的差别，则用“大/小”指别。如：

(36) 水中浮出两只老鼠，大老鼠背着那只小老鼠，原来是水淹了它们的洞。

(37) 纪兰称家里有两个宝贝，丈夫是大宝贝，女儿是她的小宝贝，这是他们两个才用的语言。（《小说选刊》1999：5 P69）

“大小”表示指别以表空间的物质评价量为主，特别是在某种对举的情况下，如：

a. 大苹果你吃      小苹果我吃

b. 大兔子你打      小兔子我打

4.1.2 如果名词在听者与说者的意识中都是定指的，那么“大/

小”也可表示指别，如某单位出了一则通知：

(38) 今晚7点半在大会议室开会。

如果说该单位只有一个会议室，这话难免令人费解，在通常情况下，至少有两个或以上但不至太多的会议室，有空间面积上的差异，可用“大”修饰“会议室”与“小会议室”等相对待而表指别。这是交际双方都共知而表定指的情况。

儿童语言研究的结果表明，儿童在2岁左右时就会掌握这种指别性用法，如：

(39) 这个大枪，我的小枪呢。(周国光(1997) 例 P136)

4.1.3 名词是表示人或事物的称呼时，人们常认为是定指的甚至是专指的。如：可以称之为“老王”的人在全国可能有很多，而在一定的交际圈子里“老王”却是专指的。当这种在特定场合的具有专指性的称谓对象出现两个以至于更多时，常需要用一些手段予以指别。如加区别词：“男老王、女老王”；加数词“老王甲、老王乙”；加形容词“大老王、小老王”、“好老王、差老王”；也可用某些显著特征“留胡子的老王、不留胡子的老王”、“当官老王、群众老王”，“卖剪子老王、磨刀老王”等等。这些指别手段中以“大/小”用得最为广泛，如：

(40) 好教押司娘得知，先押司是奉符县里第一名押司，唤做大孙押司。如今来说亲的，元是奉府县第二名押司。如今死了大孙押司，钻上差役，做第一名押司，唤做小孙押司。(《警世通言》 P132)

(41) 张胜自己开店，接了张员外一路买卖，其时人唤张胜为小张员外。……张胜把适来大张员外说的话说了一遍。(《警世通言》 P173—174)

西方国家人名与父辈祖辈有部分相同，译为中文时往往用“老”和“小”予以指别，原理同上。如：(老)布什、小布什等。有时为了经济的原则，如果哪一方突出，则不加，另一方加，如：当今美国总统称“布什”，其老爹则称“老布什”。年龄大者突出，则年龄小者前加“小”以示指别，关键在于是以哪一个为参照点。如：



(42) 在马苏德的司令部里，胡马云遇到了和他年龄相仿的马苏德的儿子，13岁的艾哈迈德——马苏德。小马苏德和他的母亲及4个姐妹一直生活在塔吉克斯坦。(《潇湘晨报》2001.11.1)

上例虽然“小”可以说是描写艾哈迈德·马苏德的年龄，但也可以理解为是指别，这种指别方式一般出现在亲属关系的人当中，我们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情况，用父亲或祖父的名字前加“小”表示对年龄不大的儿子或孙子的称呼。

如果仅仅是时间上的先后，或者是成就的高低，则“大”和“小”同时出现，我国历史上的许多知名历史人物如“大小谢”(谢灵运、谢惠连)、“大小阮”(阮籍、阮咸)、“大小戴”(戴德、戴圣)等即是。

这些称谓名词前加“大”和“小”须把另一类情况区分开来，如：“小雷锋”“小北京”“小南京”“小香港”“小深圳”等。有的指地方，如“小南京”“小香港”“小深圳”则并非真正的南京、香港、深圳，而是另外一个地方在某些地方与南京、香港、深圳相似。且这种形式具有极强的选择性，名词必须具有某些较为突出的特征，如香港具有“繁华、开放”的特征，深圳则具有“发达、开放并且发展速度快”等特征；南京具有“繁华，文化、政治的中心”(“小南京”之称多见于解放前，解放后少见)等特征。

而“小+地名”除表示处所称谓外，也可用表人的称谓，如“小北京”“小上海”，指“小北京人”“小上海人”。而这些名词也有某种显著特征，如北京人的语音，上海人的精明与优越感等等。

(43) 小上海急了，他还挺汉子的，属于那种宁穿朋友衣不占朋友妻的人。(《十月》，1996：1 P381)

“小雷锋”这一类则是在借代基础上的突显年龄特征，“雷锋”已获类的意义。

这些都必须与指别性“大/小+名”结构相区别。

还有一些通名(如“皇帝”)，在一定的时间和场合中，只可能有一个，加“大”或加“小”一般表突显(或描写)，但是有时可能不

是唯一的，则需指别，如：

(44) 晁盖哥哥便做个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个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水浒传》 P341）

4.1.4 指别性的“大/小+名”与分类性的“大/小+名”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指别性的“大/小+名”也是一种特殊的分类，只是分类的对象是定指的罢了，不具有普遍的类名的作用，是一种临时性的划分。当我们用“大/小”给事物分类时，事物的范围如果得到进一步的确定，则用“大/小”修饰就越具有指别的特点。如：

大宿舍→大学生宿舍→大男生宿舍→大一年级男生宿舍

定语的限制作用实际上是个连续统，其两端分别是确定指称和刻划概念，许多的语言学家致力于限定作用序列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的成果。陆丙甫（1988）也指出，定语越靠右（接近中心语），则刻划概念的作用越强，而确定指称的作用越弱；越靠左，确定指称的作用就越强，而刻划概念的作用越弱。据马庆株（1995）的研究，“大”和“小”是多层定语序列中最靠左边的一组。因此，定语越多，刻划的概念则越具有定指性，就越可以用“大/小”表示指别以确定指称。也正因为如此，下面两组结构功能不一样：

a 大英汉词典                      b 英汉大词典  
小英汉词典                      英汉小词典

a 组既可以表示分类，又可以表示指别，而 b 组则只能表示分类，不能表示指别。从上述两组我们可以看出，表示指别的“大/小”加无生名词具有强空间量类的特性，而表分类的“大/小”加无生名词则不一定。从语义指向上看，表指别的“大/小”一般指向名词自身而非相关事物。

## 4.2 分类性

4.2.1 表示分类应该说是“形+名”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朱德

熙（1956）在论述形容词作定语的甲<sub>1</sub>、甲<sub>2</sub>、乙三种格式时，认为甲<sub>1</sub>的定语是限制性的，是用属性“白”来限制“纸”这个类名，得出一个新的类名“白纸”，“白”是给“纸”分类的根据。<sup>[9]、[22][P7]</sup>朱先生把通过添加定语限制概念外延和分类视为基本同一的东西。逻辑学家塔尔斯基（1946）曾说：“对于事物的每个性质，就有一个唯一的确定的类与之对应，而且反过来对于每一个类，也有一个唯一为这个类的元素所具有的性质，也就是说，从属于这个类这样一种性质，与这个类对应。因此，许多逻辑学家认为，根本不需要分别类这个概念和性质这个概念。”<sup>[23][P69]</sup>可见，性质与类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大小”如果是事物的一种性质，则可以用这种性质给事物进行分类。沈家煊（1999）认为，形容词直接作定语是因为人们习惯于用某种属性给事物分类<sup>[1][P268]</sup>。赵元任先生、吕叔湘先生也有相类似的论述。可见，表示分类依据的“大/小”，必须是属性，且是较稳定的属性，是具有区别作用的属性。

我们认为据以分类的“大/小”只是一种事物的属性，而非本质特征。正是对逻辑学意义上的分类的理念的一种重新理解。在逻辑学上，分类只是划分的一种特殊情况，划分可以依任一标准把对象分为若干同级种概念，如可以把“班上的学生”划分“带了雨伞的学生”和“没带雨伞的学生”两类，而带没带雨伞并不是“学生”的固有特征。而分类的依据有两种：本质属性和显著特征。按本质属性进行的分类是自然分类，而按显著特征进行的分类是辅助分类。“大/小”给事物分类，可能更多的是按其显著特征。我们只用“属性”这一词来指“大/小”在表分类的“大/小+名”中的性质，是“属性”而非“本质特征”。属性只是人认识事物时外部特征和总和，与人的心理、社会评价标准、交际场合有关。李宇明在《儿童词义的发展》一文中指出，我们理解一个语言单位的意思时，具有“非概念性”的特点。<sup>[24]</sup>“大小”有时是分类对象的空间显著特征；有时是社会评价显著特征；有的甚至于是心理上的或意念上的一种评价特征，因此表示分类

的典型性程度不一。

说“大/小”给事物进行分类必定与事物的指称（外延）有关，给事物分类，是把概念外延分成若干的相互排斥的小类，分出的类与原事物之间具有种属关系，意即外延缩小，而我们由外部实比与虚比产生的“大/小+名”结构与“名”之间并不存在外延上的缩小，因此不能视为是分类。

用“大/小”给事物分类，涉及到这种属性的稳定性、可推广性，由于“大、小”的评价具有极大的相对性，因人、因地、因时的变化而变化，这一点明显与分类的要求不相符合。因此，较为严格的分类只出现于内部实比所产生的“大”和“小”修饰名词的结构中。而内部虚比具有临时性的特征一般不能作为分类的依据，或者称为“临时性分类”，因此，不纳入我们有关“大/小”分类性的考察范围。

由于言语交际中的分类并不需要严密的逻辑性，分类的目的不在于建构一个层次分明的系统，而在于表示区别和对立。因此用“大/小”分类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表现有：一是分出的类与类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楚；二是分出的小类并不要求都出现，即不一定是穷尽性的分类，有时甚至仅仅只用“大/小”把某一部分事物从一个整体中分离出来而不论其它。

#### 4.2.2 分类的典型性差异

如我们在上一部分的讨论中，用“大小”给事物分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类，其内部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主要有如下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说话人有一定的标准（规范），用“大小”把事物进行分类，常常“大+名”和“小+名”在上下文中一起出现，是否存在第三种情况（一般情况）常不言明。常视为是一种二分法分类。

（45）她们是大家子小家子分不大清，正经不正经也分不清，弄底黑漆大门里的小姐同隔壁亭子间里舞女都是她们的榜样，端庄和风情是随便挑的。（《长恨歌》P14）

(46)程先生虽然是个男人,可由于温存的天性,也由于要投合王琦瑶,结果也成了个女人,是王琦瑶这个小世界的一个俘虏。李主任却是大世界的人,那个大世界是王琦瑶不可了解的……(《长恨歌》P89)

整体性量中由实比产生的“大/小+名”也可表示分类,如:

(47)那王琦瑶在彼此的心里都占了大地方,留给他们自己相知相交的只有些缝隙了,打擦边球似的。(《长恨歌》P112)

有些“大+名”和“小+名”并不同时在上下文中出现,出现一方往往暗示着另一方的存在。如:

(48)在这个村子里,九成人家姓陈,陈是大姓,然后依次是朱、廖、江、刘。(《欲望之路》P9)

(49)在另一极端,在称谓名词特别是对面称呼上,在许多小植物、小动物的名称上,尤其是昆虫的名字,不但是北京的形式是地方性的,可以说没有任何方言里的名称够得上全国性。(《汉语口语语法》P13)

本文第三部分中有关“大”和“小”的同量类对称格式如果不是处于内部虚比中,则都属上述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通过描写事物的显著特征与一般情况相对立,本文第三部分中关于“大”和“小”不对称的那些情况除表示状态、特征评价外,都是属于这类。用“大/小”修饰名词,以描写该名词某方面一个特征如体积、年龄、地位等使指称范围缩小。

(50)在被小老人移开的手底下,郭素娥的憔悴可怕的脸在烛光下显露。(《饥饿的郭素娥》P101)

(51)他会经常去看她,假如她觉得寂寞,可以有时让母亲陪他,当然他会替她请个小大姐。(《长恨歌》P393)

上例(50)通过描写“老人”的身材小把这一类“老人”从“一般”的“老人”中独立出来,而例(51)则通过描写“大姐”的年龄小把这一类“大姐”与“一般”的“大姐”构成对立。

有时这种情况也出现在比喻格式中,如:

(52)父亲不耐烦了:小祖宗,别问了,就是那么个理儿。(《小说选刊》)

1999: 6 P193)

第三种情况是通过突出部分事物的社会地位评价以区别于一般的该事物。这种情况以“大+名”居多，因为它同时具有表示状态与特征评价的意味，一般只用“大”而不用“小”。

(53) 跟着，天津卫全都知道，大文混混儿刘道元死了。

(54) 这日以聚集在一间僧房之中，想起受奸人从中播弄，这许多江湖上的大行家竟自误打误杀，弄得个个重伤。(《射雕英雄传》P75)

(55) 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她也真见着了几回。(《长恨歌》P31)

上述三例中的情况一般有较一致的社会公认性，因此，受第一种情况的影响，有时可能会出现，“小明星”“小混混”“小行家”之类的说法但不常用，且其类推性不够强。而下面这些例子是纯粹表示具有特征的程度的，这种程度的差异与交际双方的认识与表达意愿有关。如：

(56) 乌老大……呜咽道：“我……我早该知道了，我真是天下第一号大蠢材。(《天龙八部》(四)P157)

(57) 萧峰大声道：“陛下，萧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以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天龙八部》(五)P309)

一般没有相应的同量类的“小蠢材”、“小罪人”存在。表特征评价的“大笨蛋”“大傻瓜”等一系列的含有表特征的语素的名词前加“大”一般属于这一类。这种情况中“大”的功能倾向于表突显。

第四种情况是具有一定的排行义的分类，如现代文学研究中有人专门研究“大儿子”形象，这明显是把“大儿子”作为一个类进行分析的，下面这种情况也是：

(58) 例如用分布的原则给词分类，分完大类分小类，小类下面还有小小类，分到最后是一个词一个类，因为没有两个词的分布会完全相同。(《不对称与标记论》P334)

与第一种情况基本相同，只是它的“大+名”和“小+名”除了具有区别性外，还具有某种序列的意味。

从上面的四种情况看，“大/小”表示分类的典型性是有差异的，如果把第一种情况称为A类，第二种情况称为B类，第三种情况称为C类，把第四种情况并入A类，按照据以分类的属性与事物关系的恒定性、确定性差异，呈现出下面一个典型性序列。

A类 > B类 > C类

还有一种情况似乎不好归入上面任何一类，它不是由内部实比产生的，也无法说是由实比产生。名词加上“大”之后的概念外延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与原来名词的认知域构成一种种属关系。从表达的角度讲，这种“大+名”与“名”构成一定程度的对立。上面我们把特殊与一般的对立也视为分类，那么这种情况也有分类的意味，它是指加“大”后扩展的认知域与原有认知域之间构成的对立。

如：

(59) 记者：您所说的大交通的含义是什么？

曾侃勇：所谓大交通，就是要站在建设大都市的高度建设交通，不能局限于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潇湘晨报》2001.9.24）

上例“交通”的认知域应是指限为一个地区、一个城市那种交通，即原来理解的“交通”，而“大交通”则范围有所扩大，与原来的一般理解构成对立。有这种用法的还有如：“大教育”、“大语文”、“大民主”、“大国防”等等，都是在传统思想基础上提出的、与传统理解相对待的“新理念”。

4.2.3 有关称谓性 称谓性是与分类性联系极为紧密的一个概念，陆丙甫（1988）就曾用称谓性与非称谓性的对立说明朱德熙先生有关定中结构粘合式与组合式的功能差异，认为“形+名”结构具有直接给事物命名的作用。<sup>[25]</sup>如前第一部分所提到的，张敏（1998）列出了一个形容词作定语的功能表，表称谓性与分类性作为“形+名”粘合式的功能特性，与其它格式相对立。<sup>[5][P236]</sup>而这种分析在“大/小+名”结构的分析中遇到了麻烦，有时与人们的语感不一致。表称谓意味着可以用结构去称谓客观世界中的一类事物，具有给客观事物命名

的作用。如我们一听到说“白纸”，头脑中就有一个具有“白纸”这一类事物特征的“意象”，心中甚至于可以想到某些具体的事物。但是，当我们一听到“大苹果”“大笨蛋”时，我们恐怕难以形成一个特征明确的有关“大苹果”“大笨蛋”的意象。我们在某些祈使句中：

a 你给我拿张白纸来。

b 你给我找个大笨蛋来。

听到 a 句可能反应准确，而听 b 句可能难以得到准确的反应，哪样的笨蛋才算“大笨蛋”？由此可见，“大”和“小”可以表示分类，但有很多情况并不具有称谓性。这可能与“大”和“小”的判断有极大的相对性与主观性有关，与缺乏一个同一的标准有关。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大/小+名”具有称谓性。在分类的基础上成为一个通名去命名一类事物，“大/小+名”还需要其它条件的帮助，下面几种情况“大/小+名”具有了称谓性。

I：“大/小”修饰名词时并非指向名词自身的特征，而是指向相关事物的特征。如“大班、小班”是表示幼儿园按学生的年龄大小分类时就具有了称谓性。指向动词的除外。

II：“大/小”修饰名词后具有其它意义。如“大桌子、小桌子”是按体积（面积）大小进行的分类，不具有称谓性。但是在湖南的某些方言中（如新化方言）“大桌子”是指摆在堂屋中作祭祀或大型庆典时用的桌子，一般体积较大，“小桌子”是指平时吃饭用的桌子，一般体积较小。也正因为这些用途的不同，“大桌子”“小桌子”具有了称谓性。还有一些“小+名”才具有了表示幼年的动植物，它们除了自身在年龄量、体积量方面用“小”评价外，还有其它的意义。如：“小树、小猪、小狗、小羊、小牛”等。这种用法比较少见“大+名”，但也不是没有，有些方言中的“大+名”也表称谓，与“小+名”相对待，如

（60）许三管说，大羊能下小羊，小羊长大又能下小羊，没完没了地下。（《小说选刊》 2000：6，P41）



Ⅲ：“大/小+名”一般不使用其字面意义而是使用其引申意义，如：“大耳朵”“大舌头”“大喉咙”“大嗓门”“小广播”“小报告”“大道理”“小心眼”“小便宜”等。

Ⅳ：科学术语：如逻辑学中所称的“大逻辑”“小逻辑”“大词”“小词”“大前提、小前提”“大反对关系、小反对关系”；生物学中的“大熊猫、小熊猫”、“大黄鱼、小黄鱼”；化学中的“大苏打”、“小苏打”；文字学中的“大篆”、“小篆”；音乐理论中的“大调、小调”；天文学中的“大寒、小寒”“大暑”“小暑”等。这些术语都具有称谓性，其中“大/小”的语义已淡化。

Ⅴ：某些词汇化程度较高的“大/小+名”结构。如：“小朋友”“大人”“小孩”等，其分类意味不明显，张敏（1998）曾指出，越靠近词汇化程度较高的一端，“形+名”结构中的“形”的分类性就越弱，并举“红茶、白糖、快车”为例<sup>[5][P255]</sup>可见，称谓性是在分类性基础上形成的，但二者不能同时得到强化。

4.2.4 有关述谓性 张敏（1998）所列的形容词修饰名词的功能表中，把“形+名”结构不具有述谓性而与其它两种格式相对立。这种对立在某些“大/小+名”结构中消失了。我们前面讲到，“大/小+名”表示分类并非是一个匀质的整体，其典型性是不一致的，其中的B类就是通过描写对象的某些显著特征与其它不具有该特征的事物构成对立以表示分类，主要是描写年龄和体积方面的特征，这种不甚典型的分类具有一定程度的述谓性。

比较一下面两个句子：

a 这个老人其实不老。

b 这个小老人其实不小。

a 句中的属性“老”是预设的，因此对其属性的否定可接受性高，而b句中的“小”是被描述的，被断定的，对属性的否定可接受性不高。句中的“小老人”其实包含有两个断定：

a. 某人是老人。

b 某人身材矮小。

前面提到的分类情况的 B 类的许多格式都可以进行如上的分解。我们说某人是一个“小笨蛋”，是说某人是笨蛋且年龄小。

(61) 回到家里推开门，才发现客人是小警察。(《水灾》 P71)

(62) 符郎和春娘幼时常在一处游戏，两家都称他为小夫妇。(《喻世明言》 P186)

例中的“小”是描写的年龄。

在“大/小+名”的比喻用法中，这种述谓性更为突出。如：

(63) 这个城市本身就像是个大女人似的，羽衣霓裳，天空撒金撒银，五彩云是飞上天的女人的衣袂。(《长恨歌》 P53)

例中的“大”实际上是描写城市，现实世界并不存在如城市般“大”的女人，本句是指城市的某些状态像女人，而“大”却用来描述其空间特征，“大”并不进入喻体的表义结构。

上述具有述谓性的多以 B 类为主。C 类表示动态特征的“大”也具有。如“大比赛”、“大比拼”等中的“大”都有描述动作状态的作用。而名词用作临时量词受“大”或“小”的修饰时这种描写性更强。

(64) 周厅长在台上大口地喝茶，大口地抽烟，大声地说话。(《欲望之路》 P78)

#### 4.2.5 “大”和“小”表分类的对立性与相称性。

(一) 对立性 用“大/小”给事物分类，如果在一个语篇同时出现，往往收到相互映衬的修辞效果。如：

(65) 他指出，网站只是通过犯小错，揪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犯大错的人。(《环球日报》 2001.8.28)

有时为了避免行文的单调，也常用一些近义名词表示这种对立。

(66) 小把戏看见了大家伙一样稀奇得不得了。(《水灾》 P296)

有时不属同一最近上位语义场的名词也常使用这种对立手段：

(67) 论你个小本钱茶坊酒肆，有什么大度量仗义轻施，你也可怜俺饥寒穷路不自支。(《全元曲》 P1304)

(68) 你小时候就经常说大话、使小钱，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是不是口头革命派。

(二) 相称性 “大/小”给事物分类往往是相应相称的。相关的事物往往分类方式相似，语言结构中也常是“大+名”与“小+名”形成两组不同的组合与聚合。如：

(69) 它是供那些小人物的切碎了平均分配的小日子和小目标。(《长恨歌》P207)

(70) 大困难自有大办法，小困难就有小办法，有困难就有办法，船到桥头自然直。(《永灾》P349)

同时也正因为这种相应相称性，使有些原本不能加“大/小”表示分类的名词也可以加“大/小”表分类，如上例的“办法”。

#### 4.3 突显性

“大/小+名”结构中有些“大/小”并不是限制或描述名词，而是表示突显，突出或显现后边名词的某个语义细节，我们称这为“大/小”的突显性。这一特点已有多位学者论述过。《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大”条下即有：“放在某些时令、时间、节日前，表示强调。”<sup>[26]P113</sup>宋玉柱(1994)、沈阳(1996)曾专文讨论过“大+时间词”的用法，宋认为该结构中的“大”是区别词，<sup>[27]</sup>沈认为“大”的作用在于提示人们的休息或工作时间。<sup>[28]</sup>项开喜(1998)则明确地提出“大”是一个突显事物特征的“标记”。<sup>[17]</sup>

##### 4.3.1 突显性与“大/小+名”结构

储泽祥(2000)曾指出：“在形成名词的本质意义时，许多细节被概括掉，即词义具有概括性。在具体运用该名词时，被概括掉的细节要重新返回”<sup>[29]P152</sup>返回形式多种多样，加修饰语即是其中一种。名词的语义细节是非常复杂的，它与客观现实、社会文化、人的认知心理有关，它可能形成形象细节、联想细节、色彩细节、形状细节、文化细节、审美细节等等，这些细节都蕴涵在名词里头，当我们在具体

使用名词的时候，这些细节就可能被显现出来。从这种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大/小+名”结构中的“大/小”都有显现语义细节的作用。但是，这些显现的细节与名词关系的强度不一，蕴涵的深度也不一样，因此，一些蕴涵较深的语义细节往往要成为话语交际中的突显成份才得以显现。如邢福义主编的《现代汉语》全一册文科教材中讲的“内涵意义”<sup>[30][P192]</sup>就需要一定的形式手段才能显现。

项开喜（1998）指出：“在语义上‘大’主要是强调事物的某一特征，在语音上，它有时读轻声，它的话语功能是标记言谈话语中的突显性成份。”<sup>[17]</sup>并认为“大”作为突显性标记意义已经虚化，储、项二人论述角度的差异正好有助于本文关于“突显性”的理解：“大/小”是显现名词的某一语义细节，削弱其指称功能，该结构一般是话语中的突显成分。

突显性的“大/小”并不仅仅是以一个标记而存在，它还直接参与被突显语义细节的构成或者决定突显的方向，请看下面的例子：

(71) a. 人家已经是大处长了，能耐大着呢！

b. 不就是一个小处长吗，没什么了不起。（项开喜（1998）例）

(72) 女孩子站起来，大模大样地伸出右手：“你是陈小姐吧，赵爽，刚从服装学院毕业，老板让我给你当助手，添麻烦了，请与关照。”她一口气说完，用的是小日本的词汇，大日本的口气。（《小说选刊》1999.5 P97）

上例（71）的“大”、“小”突显的内涵意义不一样，“大”是对“处长”处于社会等级中地位的积极肯定，“小”是对“处长”所处的地位的否定，对其地位肯定则突显出“处长”的内涵意义：“有能耐”；对其地位的否定则突显了“处长”的另一个内涵意义：“与其它的职务相比也没什么重要的。”“大”、“小”决定了其突显内涵意义的方向。例（72）也是一样，“大”和“小”同样修饰“日本”，所突显的内涵意义却正好构成对立，且相映成趣。其实，这两例中的“大”和“小”并没有完全失去其意义，还有一定的实在意义，例（71）是表示社会地位评价，例（72）是有关力量和地位的评价，只是这种

评价是通过外部比较实现的。

“大”和“小”进入言语交际过程后，也具有了一些社会文化特征（或曰语义细节）如：

大：受重视 有影响 特征明显 让人敬畏 受尊敬 能力强  
有地位 自大……

小：不受重视 影响小 特征不明显 可爱 蔑视 能力小  
谦逊 卑微……

以上的列举不全面，这些细节必须与相应名词搭配并处于相应的言语环境中才能显现。项开喜（1998）认为“一个大小伙子，干这点活还斤斤计较”可以用词汇形式“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干这点活还斤斤计较”来表示也正是明证。从这种意义上说，“大/小”和“名”是相互突显。只是突显有主次之分。在“大/小+名”中，名词可以说是被显现元，因为在交际中其细节是比较具体的、生动的，而“大/小”只能是显现元，因为其语义特征是抽象的、空泛的。<sup>(15)</sup>因此，我们在分析“大/小”的突显性时必须结合“大/小+名”整个结构进行考察，更需要置于一定的语境中考察。

#### 4.3.2 “大/小”表突显的“大/小+名”类型

“大/小”表突显并不是离散性的，其边缘部分往往与表分类表述谓有重合的地方，是一个渐进的连续体，连续体的最顶端“大/小”的意义完全虚化，成为一个表突显的标记。主要有如下几类：

##### 4.3.2.1 由内部实比产生的突显性“大+名”

I：名词为强特征名词：如：“大笨蛋、大笑话、大蠢材、大光头”等等，与上节关于分类性的C类相重合。形式上看好像是分类，其实际的表义重点却在突显名词的显著特征。如：

（73）庄之蝶叫道：“孟云房，你这个大嫖客，你怎么真的叫了一个来见我！”  
（《废都》P269）

（74）她把金鸡奖和百花奖混为一谈，闹出了一个大笑话。（《潇湘晨报》  
2001.10.25）

有时为了进一步强调事物具有某种特征的程度，常用“大大的”进一步强调：

(75) 这个人名叫王道乾，是个大大的汉奸。(《射雕英雄传》P19)

(76) 郭靖若是机灵半分，听得她声音如此凄厉，也必先回头向她瞥上一眼，但他念着人家的救命之恩，想来救我性命的人，当然是大大的好人，是以更无丝毫疑虑……(《射雕英雄传》P306-307)

II 名词为某些显著特征有程度差异的时间词。

如：

大雨天 大晴天 大阴天 大雪天 大冷天 大热天 大风天  
大太阳天 大太阳 大日头 大夏天 大冬天

“冷”、“热”分别是“冬天”、“夏天”的显著特征，具有程度差异，在这一点上春天和秋天不具有这类显著特征，因此，不见有“大春天”、“大秋天”表示突显的情况。该小类的“大+名”有的是通过突显特征来描写现实：

(77) 接下来几天都是黄火大太阳，堤晒干了。(《水灾》P275)

有的是通过突显特征表示在该种情况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出现什么情况和不该出现什么情况。如：

(78) 她笑着说：“三叔，新娘子，大冷天起那么样早呀！”(《小说选刊》2000.5 P28)

(79) “尿盆”山环水绕，地气奇异，大冬天把脸贴在地上，熏得慌。(《小说月报》2001.8 P23)

用“大”表示具有特征的程度高，同时说明名词在同类事物中越典型，典型的事物总有丰富的语义细节，马庆株(1995)认为“大冷天”等同于“大冷的天”。实际上“大冷的天”没有“大冷天”通过突显具有特征程度表示典型的特点，也不能显现其典型的语义细节。如：

(80) 班长瞪了矮个子兵一眼，断然回绝道：“不行，你体格太差。这大冷的天，坚持不来就耽误事了。”(《小说选刊》20005 P53)

Ⅲ：名词为无程度差异特征的名词，常用“虚拟”的程度差异来突显其特征，有两种情况：

一是用“虚拟的”空间体积“大”来表示突显。

(81) 揣与我个天来大官司，推来到罪若当刑法命子，判着手来大斩字，那里是死而无怨罪名儿。(《全元曲》P1226-1227)

二是用“虚拟的”具有特征程度表示突显。如：

(82) 这篇文章里居然写了几个大别字。

(83) 说来他们把点子办掉的过程很简单，从点子由一个能打能冲的大活人，到办得一口气不剩，最多不过五分钟的时间，称得上干净利落。(《小说选刊》2000.6 P51)

4.3.2.2 由外部比较产生的突显方式：

这一类从形式和“意念”上都不是限制概念，即“大/小”并不缩小名词的外延，只是用“大/小”表示“名”在相关一类事物中的比较特征、地位和关系。在是否确定指称这一点上，突显性的“大/小+名”与描写性的“大/小+名”相区别，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

I：名词是一般事物名词。如：

(84) 小小阴沟里浪打了船，一头大象被一只小蚂蚁叮了一口还发作不得，社会风气怎么就坏得这样的了。(《水灾》P30)

用表示体积的“小”突显“蚂蚁”在相应的动物类事物中的地位，有时甚至可以用“小小”这一重叠式表示对“名”处的地位的否定。如：

(85) 当我金国兵力强盛，恨不先灭了你小小蒙古，致今日之患。(《射雕英雄传》P1154)

II：名词是思想意识领域的名词。如：

(86) 她们觉得她们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她们展示的已不再是小手艺，而是大艺术，大艺术。(《大浴女》P103)

是对“手艺”的社会价值的否定，对“艺术”社会价值的肯定，用“小”和“大”突显“手艺”和“艺术”之间的价值差距。

III: 名词是具有某种显著特征的社会角色的指人名词。

一是表示某种社会身份的名词。如:

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大诗人、大掌柜、大导演、大歌星、大明星、大教授、大将军、大博士、大记者、大主任、大科长、大班长、大主席、大总统、小百姓、小教书匠、小工人、小当兵的、小护士、小本科生、小主任、小处长

这一类有些似乎与由内部实比产生的强分类性的“大+名”重合,实际上只是一种语表形式的偶合。强分类性的“大+名”是通过“名”的个体之间的比较产生,而突显性的“大+名”更多是把“名”作为一个整体的类别与其它的相关事物比较产生,从而肯定“名”在某一社会评价等级中的地位和价值,前者语言形式是自足的而后者却不自足,须结合语境才能体现。下面这个两人例子既是说明:

(87)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我国首批大法官、大检察官,并发表了主要讲话。(《潇湘晨报》2002.3.22)

(88) 老板说:“哪有大艺术家骑自行车的。”(《小说选刊》2000.7 P14)

后例通过对“艺术家”地位的肯定,突显“艺术家”与一般人或其它人的不同的行为特征。这种类别的“名”是加“大”还是加“小”表示突显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名”自身处于某社会等级的位置,如“总统”、“教授”、“主席”、“博士”等分别处于行政职务、教学职称和学历的最高档次,加“大”较自然,而“百姓”、“教书的”、“公务员”等处于相应社会等级的最低档次,加“小”较自然,这是外部实比的作用。第二个因素是场合与人的主观认识。“科长”与“处长”在一起比较,一般是称“小科长”,而对一般的群众来说又是“大科长”;前面提到的就同一对象可以既说“大处长”,又可说“小处长”,这与人的主观认识相关联,如果是加“大”,则前甚至可以加“我的”表示这种主观性。

二是具有性别、年龄、特征的指人名词。如:

大男人、大丈夫、大男子、大男子汉、大小伙子、大姑娘家、大老爷们、大少爷、大小姐<sup>(15)</sup>、大老头子、小女人、小女子、小媳妇、小下人、小丫环等



该小类也是由外部比较产生的。“男子”相对“女人”而言，“老爷”、“小姐”、“少爷”是相对于“下人”、“丫环”来说的。“姑娘家”是相对于“男孩子家”等来说的；而加“大”和“小”正好突出这种对比性，以显现相关的语义细节。

(89) 人活天地间，一个大男人，图一时之痛快，不值得呀。(《小说选刊》2000.1P41)

(90) 大姑娘家的，整天在外面疯，你也应该管管她。(项开喜例)

上例通过“大”突显“男人”的一个内涵意义：“志存高远，不图一时痛快”；突显“姑娘家”的一个内涵意义：“居家、文静”。项开喜(1998)认为“大”表突显是通过标识对象的典型性实现的。即“典型”的“男人”该是怎样的，而“典型”的“姑娘家”又是该怎么样。从其突显的内涵意义看，这么说也未尝不可，但是这种解释在“小女人、小女子”等现象前就难以使人信服。除了这些，前面的例(27)的提到的“小丈夫”也难以用典型性的原理解释，因为“大”、“小”还有一定的词汇意义，也正因为如此，下面的“小男人”才好理解。

(91) 我在心理责骂自己是“没用的东西”、“狭隘的小男人”，但内心的沉重仍然无法消除。(《曾在天涯》P98)

IV 名词是一些表示时辰、节日或特殊时间的的时间词。

这类只能加“大”，其中“大”已完全虚化，情况有二：

一是表示时辰，如：

大白天(的) 大半夜(的) 大清早(的) 大晌午(的) 大上午(的)  
大三更半夜(的)

二是一些特殊的日子、时段，如：

大国庆节(的) 大三十(的) 大过年(的) 大初一(的) 大正月(的)  
大十五(的) 大五一节(的) 大春节(的) 大中秋(的) 大端午(的)  
大元宵(的) 大星期天(的) 大周末(的)

第一小类与人们的每天的生活起居有关，一天之中什么时候该干

什么，不该干什么都有一定的常规，而“大”正是提示这种“心理常规”。但是“大”加时间词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只有那些具有认知显著性的时间词才能用“大”突显。“白天”相对于“黑夜”更显著，故无“大黑夜”之说，“中午”和“半夜”分别属于白昼和夜晚中最显著时辰，故都可用“大”，而“清早”是一天生活的开始，“上午”是工作的主要时间，都具有认知上的显著性，而“下午”“傍晚”“黄昏”“凌晨”则不是。沈阳曾用工作与休息的分别来解释这类现象，也是这些时间词认知显著性的一个方面。

第二小类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有关。一年三百多个日子、一周七天都不是平平淡淡一样的，总是有些日子和时间是特殊的。一年中有很多的节日，传统的如春节、中秋、端午、元宵、初一、十五、年三十、过年等，现代的如国庆节、劳动节等，在这些节日里我们的行为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特别是传统的节日包涵了太多的文化内涵。比如说“过年”，我们的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团圆、吃年夜饭、不出门、合家欢乐、不工作、讲吉利话、对别人和气、不冲突等等。如：

(92) 袁姐她们都说你就送呗，这大过年的上哪打车去呀，再说楼洞子里挺黑，碰上坏人咋办。(《小说月报》2001.8 P82)

用“大”突显“过年”这天是“不工作、合家团圆的日子”，出租车司机也不例外。

“大+节日名词”还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正如上面所说的，必须具有认知上的显著性的节日才行。如“初一、十五”能加“大”，“初二、十一”则不行，是因为“初一”、“十五”在正月里有认知的显著性。而“儿童节”“妇女节”“建军节”“情人节”“母亲节”“父亲节”“光棍节”等节日与人们的关系还不够密切，用“大”突显其内涵意义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一周中星期天、周末相对于其它工作时间来说具有认知显著性，一般是不用上班的，因此，用“大”突显的往往是“该休息、干些家务、陪家人游玩”等，如“大星期天的，你叫人歇会儿吧！”。另外一

周中的其它日子如果是一些特殊的、具有认知显著性的日子，也可以加“大”表突显。项开喜（1998）举的例子：“大星期二的，怎么只开一部电梯”正是这种情况，“大”正是突显了“星期二人多”“须多开电梯”这个与一周中其它日子相比显著的语义细节。

#### 4.3.3 “大/小”表示突显的特点

##### 4.3.3.1 突显性的“大/小+名”的句法特点：

名词性成份的主要功能是指称，是运用一定的语音形式去指代客观世界中的一个或一类事物，指别性的、分类性、述谓性的“大/小+名”结构都不会改变表指称这一点，而表突显的“大/小+名”结构却改变了“名”的功能，主要功能却在于突显“名”的某一特征或内涵意义。指称功能减弱，造成“名”的功能游移，功能的游移必然在句法上有所体现。主要有三：

（一）强烈的谓词化倾向。“大/小+名”常表示对谈论对象身份的断定或对时间、背景的一种陈述，如：

（93）黄蓉笑道：“你说十招中认不出我的门户宗派，就让我走，你好好一个大男人，怎如此无赖？”（《射雕英雄传》P 298）

（94）现在大腊月的，人们都在忙着置办年货。（项开喜例）

在许多交际场合中，因为谈论对象、时间都是双方共知的，常把“大/小+名”前的主语省略，如下例即省“你”。

（95）（）大姑娘家的，整天在外面疯跑，像啥回事呢。

我们前面说到定语常有隐性的述谓结构，从这一点看，“大/小+名”也能进入这一隐性述谓结构：

（96）他是一个非常大男人的人。（《欲望之路》P229）

（97）上海的弄堂总有一股小女儿情态，这种情态的名字叫王琦瑶。（《长恨歌》P23）

（二）指人的“大/小+名”常用来表示面称。用“大”表示尊敬或戏谑。如：

（98）程大掌柜，又梦入凤仙楼吧？（《小说月报》2001：8 P30）

(99) 那个人说：“大记者，又在实践三大作风的第三条？”（《水灾》P26）  
有时通过复指来表示称谓。如：

(100) 我是听你王大主任的指示去党校参加普法考试的，怎么就忘了。

“小”因为是对对象的、地位和价值的否定，因此很少用于面称，这符交际的礼貌原则，“小+名”表示称呼以复指为常，如：

(101) 陈了宾立时就感动得不得了，宋副书记真的好，要是其它地委领导，会等你一个小记者？（《水灾》P34）

如果是表示极度的轻蔑与愤懑，则“小+名”也可面称。

(三) “大/小+名”常常后加“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中“的”条在“其他用法”中指出：“（的）用于句首某些词语后，强调原因、条件、情况等，用于口语。”还举“大白天的，还怕找不到路？”为例<sup>[26]P139</sup>。朱德熙（1961）把“大/小+名”表突显结构后的“的”视为是名词性的后附成分，石毓智（2000）曾用一个普遍性的功能来概括“的”的功能：确立认知域的成员。突显性的“大/小+名”后加“的”是确立一种情况、条件等抽象事物作为其认知域成员。举“大热天的，你怎么还到街上去？”为例，认为“上街”不是“大热天”的稳固常见的成员，故须用“的”予以确立。<sup>[13]P55</sup>

我们认出，突显性的“大/小+名”后的“的”只是表示一种肯定语气，能加“的”的“大/小+名”主要是两类：a、大+时间词：“大白天的”、“大半夜的”、“大热天的”、“大冷天的”、“大雪天的”等；b、大+具有性别、年龄等特征的指人名词：“大姑娘家的”、“小孩子家的”、“大小姐的”、“大老头子的”等“的”都是表示对时间、状况和人物身份的一种肯定，然后用“大”突显其内涵意义。如：

(102) 不好意思啊，大三十儿的，让你独守空房，没办法，必须要沈总坐镇。（《小说月报》2001：8 P83）

加“的”后的“大/小+名”常独立成句，加“的”并不是强制性的，不加“的”只是肯定的语气有所减弱，并不影响意义的表达：

(103) 袁姐这时挺同情赵芸芳的，大三十，娘儿俩孤孤单单地，心里该

多不好受啊。(《小说月报》2001: 8 P82)

从加“的”的“大/小+名”的类型看,“大/小”的意义越虚灵,“大/小+名”的自足性就越低,能加“的”的“大/小+名”都必需有相应的上下文帮助才能成立,“大”比“小”虚化要快些,因此只见“大+名+的”表突显。

#### 4.3.3.2 突显性的“大/小+名”的语义特点

用项开喜(1998)的观点来说,“大”是标记“名”的典型性的,而典型的“名”往往具有许多的语义特征,而这些语义特征和“名”的关系对于生活在一定文化氛围中的人来说是自然的、常规的。我们把“语义特征”叫做语义细节(或内涵意义),“大”或“小”只是确立“名”在话语中的突显地位和语义细节的突显方向,而具体地那一个语义细节显现出来,还需语境的帮助。

(一)“大/小+名”突显语义细节的多样性。以“大男人(家)”为例:

(104)阿紫又是喜欢,又是担心,道:“这么一个大男人家,怎地说话老是吞吞吐吐,唉,又有什么‘可是’不‘可是’了?”(《天龙八部》(五)P106)

(105)再说,一个大男人家在父兄面前终日为亡妻悲悲切切有失体面。(《小说月报》2001: 8 P38)

(106)人活天地间,一个大男人,图一时之痛快,不值得呀。(《小说选刊》200: 1 P41)

(107)看着他那什么都不在乎的模样,我产生扇他一巴掌的念头,一个大男人,竟然说懒得生孩子,你说他还有什么出息吧,真跟他爸爸一个样,没治!(《小说选刊》1999: 4 P41)

(108)柳月就哭了:“她再和我吵,我就到你们家再也不回来了!我哪儿能哭,像你一个大男人家在法庭上哭鼻子抹眼泪的!”(《废都》P304)

(109)黄蓉笑道:“你说十招中认不出我的门户宗派,就让我走,你好好一个大男人,怎如此无赖!”(《射雕英雄传》P298)

以上几句中都含有“大男人家”,由于语境的不同,突显出不同

的内涵意义（语义细节）分别是：①讲话直爽、果断；②坚强能迅速从悲痛中恢复；③志存高远，不图一时之快；④不偷懒，该做的事情坚决地去；⑤坚强、不轻易以软弱的一面示人，“男儿流血不流泪”；⑥讲信用，言行一致。这六点正是“男人（家）”的部分语义细节，这些细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语言丰厚的文化积淀的体现。

（二）“大/小+名”突显语义细节的方式是灵活的

突显性的“大/小+名”一般不能单说，前后总有相应的上下文或言语环境以显示被突显出来的语义细节，有两种方式：显性的和隐性的。

显性的方式有反说、顺说两种情况。

I 反说：（直接否定或反问否定）

（110）大星期天的，你不要再工作了。

（111）大过年的，你还上班？

II 顺说（直接肯定或反问肯定）

（112）大星期天的，你带孩子去公园玩吧。

（113）大正月的，你难道不能讲几句吉利话？

隐性的语义细节依靠听者、读者的意会，后续句一般不出现，但语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使用“大/小+名”的目的是为了表示一种原因或条件，而突显的语义细节可能与上文构成因果、条件、递进、转折等关系，这些都没言明。如：

（114）“你今天来得正好，大十五。”黄毛响朗地说。（《饥饿的郭素娥》P101）

（115）袁姐说让他去干嘛，他开车技术也不到家，大半夜的。（《小说月报》2001：8 P82）

（116）后来还是爷爷说了话才平息那场风波，孩子不懂事，还不是你们从小没有管教好的责任，大过年的，快算了吧。（《小说月报》2001：8 P37）

以上“十五”、“半夜”“过年”的语义细节并没有在上下文明说，但突显的细节与上下文构成因果关系、条件关系或者递进关系，听话

人可以意会其被突显的语义细节。

有时隐性的表达方式是通过言外之意实现的。如：

(117) 大中午的来找我，有什么急事？

“中午”的语义细节“休息不拜访别人。”正好是上句的言外之意“中午打扰我，我有些不快”的原因。

#### 4.3.3.3 表突显的“大/小+名”的语用特点

(一) 表突显的“大/小+名”结构一般只出现在口语。这说明该结构还没有取得比较稳固的语言地位，因为毕竟到近代汉语口语中才出现这种用法。另外，“大/小+名”表示突显表义不甚明确，常须借助上下文与语境，口语交际更适应这个特点。

(二) 表突显的“大/小+名”结构含有丰富的情感意义：

I “大+名”一般是对对象的地位、价值、特征的积极肯定，常含有尊敬或戏谑的意味，常含褒义。

II “小+名”一般是对对象的地位、价值、特征的否定，常含有轻视、蔑视、不以为然的意味，常含贬义。

这两种情感意义可以同时体现在一个名词上，如前面提到的“大处长、小处长”突显的情感意义是截然相反的。前面例(100)说的“大主任”是对对象尊重，而下列“小主任”是对对象的一种轻视：

(118) 最后说，我不非是非得争这个正股级的小主任。(《小说选刊》2000：3 P105)

(三) 语义细节来源于人们的一个认识常规：事物与事物之间具有相应相称性。

(119) 我一个小女子，怎敢对贵帮的事信口雌黄。

(120) 堂堂的大经理，怎么这样小气。

与“女子”“经理”身份相称的行为是“因力量弱小而不去管那些需力量强大才去管的事”、“大方”，而那些“大男人”、“大武林高手”去管“贵帮的事”都是相称的，那些“小职员、小老百姓”这样的“小气”也是相称的，只要这相称性一扭曲，语义细节就自然显

现出来。

(四) 突显性的“大/小”增大交际的信息量。“大/小+名”突显的语义细节往往不能用相应的语言形式表达清楚。增大信息量主要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I 有的“大/小+名”表现了比形容词更多的信息。我们前面说到的“非常大男人”“小女儿情态”就无法用具体的形容词去表述。它显现的特征是多方面的。再如例(72)中的“小日本的词汇”、“大日本的口气”恐怕也难以用“谦逊”和“自大”一代了之,其内涵更为丰富。

II 有的“大/小+名”表突显有着更丰富的言外之意:如:

(121) 大三更半夜的,你把我叫起来有什么事?

“三更半夜”一般人已沉睡,打扰别人睡眠总是不好的,用“大”突显“三更半夜”这一语义细节,使上句含有了“责怪”的言外之意。

## 五、余论

5.1 从共时平面看,“大/小+名”中的“大”和“小”虚化的程度不等。“大”比“小”虚化的程度要高些,在某些情况下是有“大”没“小”的。“大”的虚化也不平衡,项开喜(1998)曾列出一个“大”修饰名词性成份的虚化等级:“A 大苹果 小苹果 B 大笨蛋 大流氓 C 大夏天 大博士”<sup>[17]</sup>“大”的意义在三级中一级比一级更虚灵,其中A组的结构最稳定,词汇化的情况也很多,基本上是自足的,而C组的结构最不稳定,未见词汇化的情况,不是自足的,往往需要后续句补足。从我们前面的分析看,A组主要是表分类或指别,C组表突显,而B组在句法的自足性与表达功能上都居于A组、B组之间,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论述“大/小+名”的功能时B组往往是最难进行归类的。

从C组的情况看,“大夏天”和“大博士”的虚化等级相同,却



属于两种不同的虚化途径。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看，“大夏天”这样的用法可能是这样发展而来的：a. “大”先虚化为副词，这点已在秦汉时完成（如大善、大恶）；b. “大”修饰形容词后再修饰名词，常用“之”连接（如大善之人）；c. “之”的消失，（如“大善人”）后重新理解为“大+（形+名）”；d. 泛化，“大”可以修饰一般的名词（如“大夏天”）。bc 两个阶段在唐宋时期同时存在，而 d 阶段却主要出现在明清时期，如：

（122）大青天白日的，人来人往，你这做甚么，还不放手！（《姑妄言》P205）

“大博士”之类却来源于另一条途径：a. 秦汉时期“大”和“小”可以表示官职与社会地位的高低，“大”“小”相对（如大将军、小将军，大司马、小司马）；b. 魏晋时期“大+职位名词”已无相应的“小+职位名词”，重新分析为敬辞；c. 明清时期，“大”不限于职位名词，“小”也有一种表卑微、轻视的用法。如：

（123）我是一个大监生，我为什么跪？（《姑妄言》P364）

在最高的虚化层次里，只有“大博士”这一类才有一部分“小”与之对应。这可能与积极意义词更易虚化这一规律有关。

5.2 赵元任（1979）认为：“大”有副词用法而“小”没有。刘淇在《助字辩略》中说：“大，甚也，大有为即甚有为，大惊，即甚惊。”余德泉（1993）认为副词用法“当由形容词虚化而来”<sup>〔31〕〔P357〕</sup>

“大”作为副词在秦汉中已多见，而“小”却少，“小”解为“稍微”作副词的用法在中古才多起来，如《世说新语》中多见“小”表示年龄与“稍微”义的情况。如：

（124）丞相小极，体小不安。（《世说新语》P66）

（125）公头发未理，亦小倦。（《世说新语》P388）

而“小”的副词用法在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中却已极为少见，“小”的副词用法比“大”产生成熟晚，消失要早，其中应当有着一些规律在支配着它们。

作副词的“大”和“小”可以被临时“活用”表分类（可以称为“返祖”现象）。如：

（126）长期待在宫中与太监宫女们厮混，得到的报告总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不是中好，而是大好，而且越来越好。（《杂文月刊》2000：4 P16）

5.3 “大/小”修饰名词不加标志几乎是毫无限制的，“大/小”修饰名词可以表示体积、面积、长度、范围、规模、数量、年龄、社会地位评价等等量类的大小，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组合能力，可能与下面一些因素有关：

（一）、感知和判断事物的“大”和“小”相对其它空间性质形容词要更为容易。张敏（1998）认为：“能论高低的物体必须是直立的，能论圆扁的物体必须是封闭的，但能论大小的物体却缺乏这样具体的限制。”<sup>[5][P302]</sup>有些其它的空间性质形容词修饰名词可以用“大/小”替换。如“粗/细绳子”可以用“大/小绳子”予以替换，当然表义有些轻微的变化。

（二）、“大——小”的对立，是人们认识事物时对事物的最为简单的分类，直观而且经济，几乎所有具有空间属性的名词都可以用“大小”分类，甚至于那些抽象名词也可以用“大/小”分类，这可能是“本体隐喻”在语言中的广泛存在的体现。把抽象概念当作具体实体往往也需分类，而“大小”是最自然的选择。

（三）、“大、小”的含义具有概括性、复合性的特点，在表示某一量类的大小的同时也蕴涵了其它量类大小的含义。如：体积“大”同时蕴涵“有力、强壮”等意义，也正为如此，“他身材高大，力气却很小”之类的转折关系才成立。“频率”、“功率”、“速度”、“密度”等常用“大/小”而不是用“高/低”，因为“高/低”表量是单一的，没有这种复合性。

## 注释：

(1) 吕叔湘(1966)也有过相类似的论述,他认为形容词修饰名词大致可以分三种情形:a、比较自由。b、不太自由。c、局限很大,甚至完全不修饰名词。他认为“大、小、新、旧、好、坏、真、假”是比较自由的一类。

(2) 赵元任先生(1979)也有关于述谓性的论述,他说:“在修饰语位置上的形容词或副词常常起逻辑谓语的作用。”见《汉语口语语法》第49页。

(3) 石毓智(2000)认为:“语言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语法系统。系统里的不同具体结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形式系统。”参见《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第9页。

(4) 参见李宇明“儿童词义的发展”(《句法结构中的语义研究》P144-155)中的有关语义的原型性论述。

(5) 如张国宪(1995),他在“语言单位的有标记与无标记现象”中把不对称现象分为语法上、语义上的有标记和无标记现象两大类,通过反义词的讨论论述语义上的情况。

(6) 当然,我们说表示事物范畴的名词具有量的特征,并不否认表示动作范畴和性状范畴的动词和名词具有量的特征,只不过三者表量的角度不一样,名词的量主要是物质空间的,动词的量主要是时间空间的,而形容词的量主要体现在性状空间上的。参见石毓智(2000)的相关说法。

(7) 此处的“空间”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不同于上面提到的“表空间概念”中的“空间”。

(8) 见《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4)第194页和第1265页。

(9) 有些结构是同音词,如果一个相同形式的结构以不同的意义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在该形式的右上角加序号。如“大车”词典中解释有三:体积大的车;马拉的四轮车;火车司机尊称。在不同的场合“大车”中的“大”属不同的量类。

(10) “大/小”用于有生空间实体名词时在某些对举场合或者说由虚比产生的结构中不一定以年龄为默认量类。有些习惯用法也可能不是表年龄量类。“大”和“小”修饰有生实体名词的默认量类不平衡,“小+名”默认为年龄量常见得多。

(11) 在这些对称形式里,把有生名词也列入其中,是考虑到某些对举(虚比)场合,如“猴子”可以加“大/小”表体积之间的比较,“大/小+猴子”在某方言中也可能是年龄量的对称格式,凝固程度基本相同。但并不排除“大+有生名词”还有一另类用法:突显特征。后文将论及。

(12) 只能加“大”是指一种倾向性而言,所举例子中可能有部分名词在某些结构中偶尔加“小”。比如“指望”一般只能加“大”,但有时为表谦虚,可能说:“就为这点小指望,我坚持下来了。”有些该类名词前如果有“这点、点儿、一些”等词出现往往能加“小”。由于其结构的依赖性较大,我们略过。

(13) 这些只能加“小”的名词在其它量类可能加“大”,同量类的有些情况也可以加“大”,但不常用,限制也比较大,如“习俗”一般在社会性评价量中只加“小”,但是在“数词+大+名”结构中,“一大习俗”也是成立的。

(14) 这里有一个词汇化程度的问题。吕叔湘(1963)曾说:“‘小子’可以有‘小小子儿’,‘小孩儿’可以有‘大小孩儿’,可见‘小’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此外象‘小偷、

小贩、小照、小注”等，也都没有对立的‘大偷、大贩、大照、大注’，那个‘小’字也没有什么意义。”可见，该类名词须这些表量的语素还有一定的实义才不能用“大/小”修饰。

(15) 有关显现元和被显元的概念及其层次性问题参见储泽祥(2000)在《名词及其相关结构研究》第158页的相关论述。

(16) 此处“大少爷”“大小姐”与表排行义的“大少爷”“大小姐”区分开来，常用来表示面称或作定语(大少爷脾气、大小姐作风)，与佣人、丫环相比较而存在，参见项开喜(1998)的有关论述。

### 主要参考文献：(按本文参考顺序)

- [1]沈家煊. 不对称和标记论[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 [2]马庆株. 多重定名结构中形容词的类别和次序[J]. 中国语文,1995,(5):P357-366
- [3]Jean Stilwell Peccei. 儿童语言[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 [4]周国光. 汉语句法结构习得研究[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
- [5]张敏.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6]黄国营 石毓智. 汉语形容词的有标记和无标记现象[J]. 中国语文,1993,(6):P401-409
- [7]石毓智. 形容词的有无标记用法与疑问句的交错关系[J]. 汉语学习,1996,(5):P10-15
- [8]陆俭明. 说量度形容词[J]. 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3):P46-59
- [9]朱德熙.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J]. 语言研究,1956,(1)
- [10]赵元任(吕叔湘译). 汉语口语语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11]朱德熙. 定语和状语[M]. 朱德熙文集(1)[C].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P350-373
- [12]张伯江. 词类活用的功能解释[J]. 中国语文,1994,(5):P339-345
- [13]石毓智. 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 [14]朱德熙. 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问题[J]. 朱德熙文集(2)[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P64-94
- [15]杰弗里·N·利奇.(李瑞华等译). 语义学[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
- [16]沈家煊. “有界”和“无界”[J]. 中国语文,1995,(5):P367-380.
- [17]项开喜. 事物的突显性与标记词“大”[J]. 汉语学习,1998,(1):P12-16
- [18]郭继懋. 常用面称及其特点[J]. 中国语文,1995,(2):P90-99
- [19]吕叔湘. 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J]. 中国语文,1963,(1): P10-22
- [20]李宇明. 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J]. 中国语文,1996,(1):P1-9
- [21]廖秋忠. 廖秋忠文集[C].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2
- [22]朱德熙.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23]塔尔斯基著. 周礼全等译. 逻辑与演绎科学方法论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 [24]李宇明. 儿童词义的发展[J]. 句法结构中的语义研究[C]. (邵敬敏等).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 第144-155页
- [25]陆丙甫. 定语的外延性、内涵性和称谓性及其顺序[J]. 语法研究和探索[C](四).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 [26]吕叔湘等.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27]宋玉柱.“大”的区别词用法[J].中国语文.1994,(6):P447
- [28]沈阳.关于“大+时间词(的)”[J].中国语文.1996,(4):P281-282
- [29]储泽祥.名词及其相关结构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 [30]邢福义等.现代汉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 [31]余德泉.古汉语同义虚词类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
- [32]吕叔湘.形容词用法研究[J].中国语文.1966,(2):P119-128
- [33]吕叔湘.形容词使用情况的一个考察[J].中国语文.1988,(2):P128-130
- [34]徐丹.浅谈这/那的不对称性[J].中国语文.1988,(2):P128-130
- [35]张志毅 张庆云.反义词词典收的应是词的最佳反义类聚[J].中国语文.1989,(4):P273-280
- [36]张联荣.谈词的核心义[J].语文研究.1995,(3):P31-36
- [37]陈平.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J].中国语文.1987,(2):P81-92
- [38]贺阳.性质形容词作状语情况的考察[J].语文研究.1996,(1):P13-18
- [39]崔永华.汉语形容词分类的现状和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3):P132-140
- [40]程琪龙.“概念结构”探索[J].语文研究.1996,(1):P19-24
- [41]石毓智.现代汉语的肯定性形容词[J].中国语文.1991,(3):P167-174
- [42]刘坚等.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J].中国语文.1995,(3):P161-169
- [43]张国宪.语言单位的有标记与无标记现象[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4):P77-87
- [44]刘宁生.汉语偏正结构的认知基础及其在语序类型学上的意义[J].中国语文.1995,(2):P81-89
- [45]刘月华.定语的分类和多项定语的顺序[J].语言学和语言教学[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
- [46]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47]B.Comrie著.沈家煊译.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48]William Croft.语言类型学与普遍语法特征[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0
- [49]吕叔湘.语文杂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
- [50]吴启主.汉语构件语篇学[M].长沙:岳麓书社.2001
- [51]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 [52]袁毓林.语言的认知研究和计算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53]赵世举.《孟子》定中结构三平面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 [54]方立.逻辑语义学[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 [55]姜成林.普通逻辑学[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
- [56]詹斯·奥尔伍德等著.王维贤等译.语言中的逻辑[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
- 语料来源(期刊、报纸以外):
- [1]长恨歌.王安忆著.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年第四版
- [2]梅次故事.王跃文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 [3]曾在天涯.阎真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4]水灾.刘春来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 [5]大浴女.铁凝著.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 [6]欲望之路.王大进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 [7]最后的那个父亲.蒋金彦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
- [8]枫林冷雨.梁振华著.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
- [9]饥饿的郭素娥.路翎著.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
- [10]废都.贾平凹著.北京出版社.1993.
- [11]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金庸著.宝文堂出版社.1998、1999.
- [12]元代史.宋濂著.北京:中华书局.1996.
- [13]全元曲.李修生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 [14]三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冯梦龙(明)著.海南出版社.1993.
- [15]水浒传.施耐庵.罗贯中著.长沙:岳麓书社.1988.
- [16]姑妄言.曹去晶(清)著.许辛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
- [17]世说新语.刘义庆著.岳希仁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18]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部.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2.
- [19]现代汉语三千常用词表.何克抗.李大魁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 后 记

手捧这本也许让别人看了头疼的论文，我有一种成就感，不管好坏，它毕竟是“青松制造”品牌的第一宗大活儿；但我更多的是深深的担忧，我担忧：我这份很不成熟的答卷，是否会辜负关心我、爱护我的老师、同学、朋友和家人的期望呢？

如果现在或者将来，我能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这块美丽的沙滩上侥幸捡到一块两块贝壳海螺什么的，那么，我首先得感谢我的导师——吴启主先生。我的朋友常说我比较有福气，我想，三年前能有幸成为吴先生的弟子就是我的福气。是他，引导我——三年前还对专业懵懵懂懂的我——走近汉语研究，领略它的博大与精深；是他，以自己的淡泊和宽广，告诉我怎样做人，怎样去面对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还有我可敬的师母，她和导师对我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让我感到了家的温暖。

我还要感谢储泽祥先生、鲍厚星先生、罗昕如先生、曾毓美先生、彭泽润先生，三年中，他们给了我很多的教诲和鼓励，我可以说，我在前进道路上跌跌撞撞的每一步，都是在各位导师的呵护下迈出的。我是幸福的，我相信我以后会走得很稳，因为有导师们的扶持。

还有我的师兄陈安平，我们经常一起讨论问题，他能敏锐地认识到我的不足，我的进步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还有……

“抬头是山，路在脚下”，我将继续努力！

陈青松

2002年4月20日